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聊齋誌異

第一卷

考城隍

予姊丈之祖，宋公諱燾，邑廩生。一日，病臥，見吏人持牒，牽白顛馬來，云：「請赴試。」公言：「文宗未臨，何遽得考？」吏不言，但敦促之。公力疾乘馬從去。路甚生疏。至一城郭，如王者都。移時入府廡，宮室壯麗。上坐□餘官，都不知何人，惟關壯繆可識。簷下設几、墩各二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，公便與連肩。几上各有筆札。俄題紙飛下。視之，八字云：「一人二人，有心無心。」二公文成，呈殿上。公文中有云：「有心為善，雖善不賞；無心為惡，雖惡不罰。」諸神傳贊不已。召公上，諭曰：「河南缺一城隍，君稱其職。」公方悟，頓首泣曰：「辱膺寵命，何敢多辭。但老母七旬，奉養無人，請得終其天年，惟聽錄用。」上一帝王像者，即命稽母壽籍。有長鬚吏，捧冊翻閱一過，白：「有陽算九年。」共躊躇間，關帝曰：「不妨令張生攝篆九年，瓜代可也。」乃謂公：「應即赴任；今推仁孝之心，給假九年，及期當復相召。」又勉勵秀才數語。二公稽首並下。秀才握手，送諸郊野。自言長山張某。以詩贈別，都忘其詞，中有「有花有酒春常在，無燭無燈夜自明」之句。公既騎，乃別而去。及抵里，豁若夢寤。時卒已三日。母聞棺中呻吟，扶出，半日始能語。問之長山，果有張生，於是日死矣。後九年，母果卒。營葬既畢，澆濯入室而歿。其岳家居城西門內，忽見公鑿齋朱幘，輿馬甚眾，登其堂，一拜而行。相共驚疑，不知其為神。奔訊鄉中，則已歿矣。公有自記小傳，惜亂後無存，此其略耳。

耳中人

譚晉玄，邑諸生也。篤信導引之術，寒暑不輟，行之數月，若有所得。一日，方趺坐，聞耳中小語如蠅，曰：「可以見矣。」閉目即不復聞；合眸定息，又聞如故。謂是丹將成，竊喜。自是每坐輒聞。因思俟其再言，當應以覘之。一日，又言。乃微應曰：「可以見矣。」俄覺耳中習習然，似有物出。微睨之，小人長三寸許，貌獐惡如夜叉狀，旋轉地上。心竊異之，姑凝神以觀其變。忽有鄰人假物，扣門而呼。小人聞之，意張皇，遶屋而轉，如鼠失窟。譚覺神魂俱失，不復知小人何所之矣。遂得顛疾，號叫不休，醫藥半年，始漸愈。

尸變

陽信某翁者，邑之蔡店人。村去城五六里，父子設臨路店，宿行商。有車夫數人，往來負販，輒寓其家。一日昏暮，四人偕來，望門投止。則翁家客宿邸滿。四人計無復之，堅請容納。翁沈吟思得一所，似恐不當客意。客言：「但求一席廈宇，更不敢有所擇。」時翁有子婦新死，停尸室中，子出購材木未歸。翁以靈所室寂，遂穿衢導客往。入其廬，燈昏案上；案後有搭帳衣，紙衾覆逝者。又觀寢所，則複室中有連榻。四客奔波頗困，甫就枕，鼻息漸粗。惟一客尚矇矓。忽聞靈床上察察有聲。急開目，則靈前燈火，照視甚了：女尸已揭衾起；俄而下，漸入臥室。面淡金色，生絹抹額。俯近榻前，遍吹臥客者三。客大懼，恐將及己，潛引被覆首，閉息忍咽以聽之。未幾，女果來，吹之如諸客。覺出房去，即聞紙衾聲。出首微窺，見僵臥猶初矣。客懼甚，不敢作聲，陰以足踏諸客；而諸客絕無少動。顧念無計，不如著衣以竄。裁起振衣，而察察之聲又作。客懼，復伏，縮首衾中。覺女復來，連續吹數數始去。少間，聞靈床作響，知其復臥。乃從被底漸漸出手得袴，遽就著之，白足奔出。尸亦起，似將逐客。比其離幃，而客已拔關出矣。尸馳從之。客且奔且號，村中人無有警者。欲叩主人之門，又恐遲為所及。遂望邑城路，極力竄去。至東郊，瞥見蘭若，聞木魚聲，乃急趨山門。道人訝其非常，又不即納。旋踵，尸已至，去身盈尺。客窘益甚。門外有白楊，圍四五尺許，因以樹自幃；彼右則左之，彼左則右之。尸益怒。然各浸倦矣。尸頓立。客汗促氣逆，庇樹間。尸暴起，伸兩臂隔樹探撲之。客驚仆。尸捉之不得，抱樹而僵。道人竊聽良久，無聲，始漸出。見客臥地上。燭之死，然心下絲絲有動氣。負入，終夜始甦。飲以湯水而問之，客具以狀對。時晨鐘已盡，曉色迷濛，道人覘樹上，果見僵女。大駭，報邑宰。宰親詣質驗。使人拔女手，牢不可開。審諦之，則左右四指，並捲如鉤，入木沒甲。又數人力拔，乃得下。視指穴如鑿孔然。遣役探翁家，則以尸亡客斃，紛紛正譴。役告之故。翁乃從往，昇尸歸。客泣告宰曰：「身四人出，今一人歸，此情何以信鄉里？」宰與之牒，齎送以歸。

噴水

萊陽宋玉叔先生為部曹時，所僦第，甚荒落。一夜，二婢奉太夫人宿廳上，聞院內撲撲有聲，如縫工之噴衣者。太夫人促婢起，穴窗窺視，見一老嫗，短身駝背，白髮如帚，冠一髻，長二尺許，周院環走，竦急作鶴步，行且噴，水出不窮。婢愕返白。太夫人亦驚起，兩婢扶窗下聚觀之。嫗忽逼窗，直噴櫺內；窗紙破裂，三人俱仆，而家人不之知也。東曦既上，家人畢集，叩門不應，方駭。撬扉入，見一主二婢，駢死一室。一婢兩下猶溫。扶灌之，移時而醒，乃述所見。先生至，哀憤欲死。細窮沒處，掘深三尺餘，漸露白髮；又掘之，得一尸，如所見狀，面肥腫如生。令擊之，骨肉皆爛，皮內盡清水。

瞳人語

長安土方棟，頗有才名，而佻脫不持儀節。每陌上見游女，輒輕薄尾綴之。清明前一日，偶步郊郭。見一小車，朱葍繡幃；青衣數輩，款段以從。內一婢，乘小駟，容光絕美。稍稍近覘之，見車幔洞開，內坐二八女郎，紅妝豔麗，尤生平所未睹。目眩神奪，瞻戀弗舍，或先或後，從馳數里。忽聞女郎呼婢近車側，曰：「為我垂簾下。何處風狂兒郎，頻來窺瞻！」婢乃下簾，怒顧生曰：「此芙蓉城七郎子新婦歸寧，非同田舍娘子，放教秀才胡覘！」言已，掬轍土颺生。生眯目不可開。纔一拭視，而車馬已渺。驚疑而返。覺目終不快。倩人啟臉攢視，則睛上生小翳；經宿益劇，淚簌簌不得止；翳漸大，數日厚如錢；右睛起旋螺，百藥無效。懊悶欲絕，頗思自懺悔。聞光明經能解厄，持一卷，澆人教誦。初猶煩躁，久漸自安。旦晚無事，惟跌坐捻珠。持之一年，萬緣俱淨。忽聞左目中小語如蠅，曰：「黑漆似，耐耐殺人！」右目中應云：「可同小遨遊，出此悶氣。」漸覺兩鼻中，蠕蠕作癢，似有物出，離孔而去。久之乃返，復自鼻入眶中。又言曰：「許時不窺園亭，珍珠蘭遽枯瘠死！」生素喜香蘭，園中多種植，日常自灌溉；自失明，久置不問。忽聞其言，遽問妻：「蘭花何使憔悴死？」妻詰其所自知，因告之故。妻趨驗之，花果槁矣。大異之。靜匿房中以俟之，見有小人自生鼻內出，大不及豆，營營然竟出門去。漸遠，遂迷所在。俄，連臂歸，飛上面，如蜂螳之投穴者。如此二三日。又聞左言曰：「隧道迂，還往甚非所便，不如自啟門。」右應云：「我壁子厚，大不易。」左曰：「我試闢，得與而俱。」遂覺左眶內隱似抓裂。有頃，開視，豁見几物。喜告妻。妻審之，則脂膜破小竅，黑睛瑩瑩，纔如劈椒。越一宿，幃盡消。細視，竟重瞳也，但右目旋螺如故，乃知兩瞳人同居一眶矣。生雖一目眇，而較之雙目者，殊更了了。由是益自檢束，鄉中稱盛德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鄉有土人，偕二友於途，遙見少婦控驢出其前。戲而吟曰：『有美人兮！』顧二友曰：『驅之！』相與笑聘。俄

追及，乃其子婦。心赧氣喪，默不復語。友偽為不知也者，評驚殊褻。士人忸怩，吃吃而言曰：『此長男婦也。』各隱笑而罷。輕薄者往往自侮，良可笑也。至於眯目失明，又鬼神之慘報矣。芙蓉城主，不知何神，豈菩薩現身耶？然小郎君生關門戶，鬼神雖惡，亦何嘗不許人自新哉。」

畫壁

江西孟龍潭，與朱孝廉客都中。偶涉一蘭若，殿宇禪舍，俱不甚弘敞，惟一老僧挂搭其中。見客入，肅衣出迎，導與隨喜。殿中塑誌公像。兩壁圖繪精妙，人物如生。東壁畫散花天女，內一垂髻者，拈花微笑，櫻唇欲動，眼波將流。朱注目久，不覺神搖意奪，恍然凝想。身忽飄飄，如駕雲霧，已到壁上。見殿閣重重，非復人世。一老僧說法座上，偏袒繞視者甚眾。朱亦雜立其中。少間，似有人暗牽其裾。回顧，則垂髻兒，飄然竟去。履即從之。過曲欄，入一小舍，朱次且不敢前。女回首，舉手中花，遙遙作招狀，乃趨之。舍內寂無人；遽擁之，亦不甚拒，遂與狎好。既而閉戶去，囑勿咳，夜乃復至，如此二日。女伴覺之，共搜得生，戲謂女曰：「腹內小郎已許大，尚髮蓬蓬學處子耶？」共捧簪珥，促令上鬟。女含羞不語。一女曰：「妹妹姊姊，吾等勿久住，恐人不歡。」群笑而去。生視女，髻雲高簇，鬢鳳低垂，比垂髻時尤豔絕也。四顧無人，漸入猥褻，蘭麝熏心，樂方未艾。忽聞吉莫靴鏗鏗甚厲，縲鎖鏘然。旋有紛囂騰辨之聲。女驚起，與生竊窺，則見一金甲使者，黑面如漆，鎗鎖挈槌，眾女環繞之。使者曰：「全未？」答言：「已全。」使者曰：「如有藏匿下界人，即共出首，勿貽伊戚。」又同聲言：「無。」使者反身鶚顧，似將搜匿。女大懼，面如死灰。張皇謂朱曰：「可急匿榻下。」乃啟壁上小扉，猝遁去。朱伏，不敢少息。俄聞靴聲至房內，復出。未幾，煩喧漸遠，心稍安；然戶外輒有往來語論者。朱踟躕既久，覺耳際蟬鳴，目中火出，景狀殆不可忍，惟靜聽以待女歸，竟不復憶身之何自來也。時孟龍潭在殿中，轉瞬不見朱，疑以問僧。僧笑曰：「往聽說法去矣。」問：「何處？」曰：「不遠。」少時，以指彈壁而呼曰：「朱檀越何久遊不歸？」旋見壁間畫有朱像，傾耳佇立，若有聽察。僧又呼曰：「遊侶久待矣！」遂飄忽自壁而下，灰心木立，目瞪口呆。孟大駭，從容問之，蓋方伏榻下，聞叩聲如雷，故出房窺聽也。共視拈花人，螺髻翹然，不復垂髻矣。朱驚拜老僧，而問其故。僧笑曰：「幻由人生，貧道何能解。」朱氣結而不揚，孟心駭而無主。即起，歷階而出。

異史氏曰：「幻由人生，此言類有道者。人有淫心，是生褻境；人有褻心，是生怖境。菩薩點化愚蒙，千幻並作，皆人心所自動耳。老婆心切，惜不聞其言下大悟，披髮入山也。」

山魃

孫太白嘗言：其曾祖肄業於南山柳溝寺。麥秋旋里，經旬始返。啟齋門，則案上塵生，窗間絲滿。命僕冀除，至晚始覺清爽可坐。乃拂榻陳臥具，扃扉就枕。月色已滿窗矣。輾轉移時，萬籟俱寂。忽聞風聲隆隆，山門豁然作響。竊謂寺僧失扃。注念間，風聲漸近居廬，俄而房門關矣。大疑之。思未定，聲已入屋；又有靴聲鏗鏗然，漸傍寢門。心始怖。俄而寢門關矣。急視之，一大鬼鞠躬塞入，突立榻前，殆與梁齊。面似老瓜皮色；目光眩閃，遶室四顧；張巨口如盆，齒疏疏長三寸許；舌動喉鳴，呵喇之聲，響連四壁。公懼極。又念咫尺之地，勢無所逃，不如因而刺之。乃陰抽枕下佩刀，遽拔而斫之，中腹，作石缶聲。鬼大怒，伸巨爪攫公。公少縮。鬼攫得衾，猝之，忿忿而去。公隨衾墮，伏地號呼。家人持火奔集，則門閉如故。排窗入，見狀大駭。扶曳登床，始言其故。共驗之，則衾夾於寢門之隙。啟扉檢照，見有爪痕如箕，五指著處皆穿。既明，不敢復留，負笈而歸。後問僧人，無復他異。

咬鬼

沈麟生云：其友某翁者，夏月晝寢，朦朧間，見一女子孳簾入，以白布裹首，縵服麻裙，向內室去。疑鄰婦訪內人者；又轉念，何遽以凶服入人家？正自皇惑，女子已出。細審之，年可三十餘，顏色黃腫，眉目蹙蹙然，神情可畏。又逡巡不去，漸逼臥榻。遂偽睡以觀其變。無何，女子攝衣登床，壓腹上，覺如百鈞重。心雖了了，而舉其手，手如縛；舉其足，足如癢也。急欲號救，而苦不能聲。女子以喙嗅翁面，顴鼻眉額殆遍。覺喙冷如冰，氣寒透骨。翁窘急中，思得計，待嗅至頤頰，當即因而齧之。未幾，果及頤。翁乘勢力齧其顴，齒沒於肉。女負痛身離，且掙且啼。翁齧益力。但覺血液交頤，涇流枕畔。相持正苦，庭外忽聞夫人聲，急呼有鬼，一緩頰而女子已飄忽遁去。夫人奔入，無所見，笑其魘夢之誣。翁述其異，且言有血證焉。相與檢視，如屋漏之水，流枕浹席。伏而嗅之，腥臭異常。翁乃大吐。過數日，口中尚有餘臭云。

捉狐

孫翁者，余姻家清服之伯父也。素有膽。一日，晝臥，彷彿有物登床，遂覺身搖搖如駕雲霧。竊意無乃魘狐耶？微窺之，物大如貓，黃毛而碧嘴，自足邊來。蠕蠕伏行，如恐翁寤。逡巡附體：著足，足癢；著股，股癢。甫及腹，翁驟起，按而捉之，握其項。物鳴急莫能脫。翁亟呼夫人，以帶繫其腰。乃執帶之兩端，笑曰：「聞汝善化，今注目在此，看作如何化法。」言次，物忽縮其腹，細如管，幾脫去。翁大愕，急力縛之；則又鼓其腹，粗於碗，堅不可下；力稍懈，又縮之。翁恐其脫，命夫人急殺之。夫人張皇四顧，不知刀之所在。翁左顧示以處。比回首，則帶在手如環然，物已渺矣。

菽中怪

長山安翁者，性喜操農功。秋間菽熟，刈堆隴畔。時近村有盜稼者，因命佃人，乘月輦運登場；俟其裝載歸，而自留邏守。遂枕戈露臥。目稍瞑，忽聞有人踐菽根，咋咋作響。心疑暴客。急舉首，則一大鬼，高丈餘，赤髮鬚鬚，去身已近。大怖，不遑他計，躡身暴起，狠刺之。鬼鳴如雷而逝。恐其復來，荷戈而歸。迎佃人於途，告以所見，且戒勿往。眾未深信。越日，曝麥於場，忽聞空際有聲，翁駭曰：「鬼物來矣！」乃奔，眾亦奔。移時復聚，翁命多設弓弩以俟之。翼日，果復來。數矢齊發，物懼而遁。二三日竟不復來。麥既登倉，禾蕪雜遝，翁命收積為垛，而親登踐實之，高至數尺。忽遙望駭曰：「鬼物至矣！」眾急覓弓矢，物已奔翁。翁仆，齧其額而去。共登視，則去額骨如掌，昏不知人。負至家中，遂卒。後不復見。不知其何怪也。

宅妖

長山李公，大司寇之姪也。宅多妖異。嘗見廈有春凳，肉紅色，甚修潤。李以故無此物，近撫按之，隨手而曲，殆如肉槌。駭而卻走。旋回視，則四足移動，漸入壁中。又見壁間倚白槌，潔澤修長。近扶之，膩然而倒，委蛇入壁，移時始沒。康熙□七年，王生俊升設帳其家。日暮，燈火初張，生著履臥榻上。忽見小人，長三寸許，自外人，略一盤旋，即復去。少頃，荷二小凳來，設堂中，宛如小兒輩用梁蠟心所製者。又頃之，二小人舁一棺入，僅長四寸許，停置凳上。安厝未已，一女子率廝婢數人來，率細小

如前狀。女子衰衣，麻縷束腰際，布裹首；以袖掩口，嚶嚶而哭，聲類巨蠅。生睥睨良久，毛森立，如霜被於體。因大呼，遽走，顛床下，搖戰莫能起。館中人聞聲畢集，堂中人物杳然矣。

王六郎

許姓，家淄之北郭。業漁。每夜，攜酒河上，飲且漁。飲則酌地，祝云：「河中溺鬼得飲。」以為常。他人漁，迄無所獲；而許獨滿筐。一夕，方獨酌，有少年來，徘徊其側。讓之飲，慨與同酌。既而終夜不獲一魚，意頗失。少年起曰：「請於下流為君馭之。」遂飄然去。少間，復返，曰：「魚大至矣。」果聞唼呷有聲。舉網而得數頭，皆盈尺。喜極，申謝。欲歸，贈以魚，不受，曰：「屢叨佳醢，區區何足云報。如不棄，要當以為常耳。」許曰：「方共一夕，何言屢也？如肯永顧，誠所甚願；但愧無以為情。」詢其姓字，曰：「姓王，無字；相見可呼王六郎。」遂別。明日，許貨魚，益沽酒。晚至河干，少年已先在，遂與歡飲。飲數杯，輒為許數魚。如是半載。忽告許曰：「拜識清揚，情逾骨肉。然相別有日矣。」語甚淒楚。驚問之。欲言而止者再，乃曰：「情好如吾兩人，言之或勿訝耶？今將別，無妨明告：我實鬼也。素嗜酒。沈醉溺死，數年於此矣。前君之獲魚，獨勝於他人者，皆僕之暗馭，以報酌奠耳。明日業滿，當有代者，將往投生。相聚只今夕，故不能無感。」許初聞甚駭；然親狎既久，不復恐怖。因亦款款，酌而言曰：「六郎飲此，勿戚也。相見遽違，良足悲惻；然業滿劫脫，正宜相賀，悲乃不倫。」遂與暢飲。因問：「代者何人？」曰：「兄於河畔視之，亭午，有女子渡河而溺者，是也。」聽村雞既唱，灑涕而別。明日，敬伺河邊，以覘其異。果有婦人抱嬰兒來，及河而墮。兒拋岸上，揚手擲足而啼。婦沈浮者屢矣，忽淋淋攀岸以出，藉地少息，抱兒逕去。當婦溺時，意良不忍，思欲奔救；轉念是所以代六郎者，故止不救。及婦自出，疑其言不驗。抵暮，漁舊處。少年復至，曰：「今又聚首，且不言別矣。」問其故。曰：「女子已相代矣；僕憐其抱中兒，代弟一人，遂殘二命，故舍之。更代不知何期。或吾兩人之緣未盡耶？」許感歎曰：「此仁人之心，可以通上帝矣。」由此相聚如初。數日，又來告別。許疑其復有代者。曰：「非也。前一念惻隱，果達帝天。今授為招遠縣鄆鎮土地，來朝赴任。倘不忘故交，當一往探，勿憚修阻。」許賀曰：「君正直為神，甚慰人心。但人神路隔，即不憚修阻，將復如何？」少年曰：「但往，勿慮。」再三叮嚀而去。許歸，即欲治裝東下。妻笑曰：「此去數百里，即有其地，恐土偶不可以共語。」許不聽，竟抵招遠。問之居人，果有鄆鎮。尋至其處，息肩逆旅，問祠所在。主人驚曰：「得無客姓為許？」許曰：「然。何見知？」又曰：「得勿客邑為淄？」曰：「然。何見知？」主人不答，遽出。俄而丈夫抱子，媳女窺門，雜沓而來，環如牆堵。許益驚。眾乃告曰：「數夜前，夢神言：淄川許友當即來，可助以資斧。祇候已久。」許亦異之。乃往祭於祠而祝曰：「別君後，寤寐不去心，遠踐曩約。又蒙夢示居人，感篆中懷。愧無腆物，僅有卮酒；如不棄，當如河上之飲。」祝畢，焚錢紙。俄見風起座後，旋轉移時，始散。夜夢少年來，衣冠楚楚，大異平時。謝曰：「遠勞顧問，喜淚交并。但任微職，不便會面，咫尺河山，甚愴於懷。居人薄有所贈，聊酬夙好。歸如有期，尚當走送。」居數日，許欲歸。眾留殷懇，朝請暮邀，日更數主。許堅辭欲行。眾乃折柬抱襖，爭來致贖，不終朝，餽遺盈橐。蒼頭稚子畢集，祖送出村。欸有羊角風起，隨行餘里。許再拜曰：「六郎珍重！勿勞遠涉。君心仁愛，自能造福一方，無庸故人囑也。」風盤旋久之，乃去。村人亦嗟訝而返。許歸，家稍裕，遂不復漁。後見招遠人問之，其靈驗如響云。或言：即章丘石坑莊。未知孰是。

異史氏曰：「置身青雲，無忘貧賤，此其所以神也。今日車中貴介，寧復識戴笠人哉？余鄉有林下者，家甚貧。有童稚交，任肥秣。計投之必相周顧。竭力辦裝，奔涉千里，殊失所望；瀉囊負騎，始得歸。其族弟甚諧，作月令嘲之云：『是月也，哥哥至，貂帽解，傘蓋不張，馬化為驢，靴始收聲。』念此可為一笑。」

偷桃

童時赴郡試，值春節。舊例，先一日，各行商賈，彩樓鼓吹赴藩司，名曰「演春」。余從友人戲矚。是日遊人如堵。堂上四官皆赤衣，東西相向坐。時方稚，亦不解其何官。但聞人語嚶嘈，鼓吹聒耳。忽有一人率披髮童，荷擔而上，似有所白；萬聲洶動，亦不聞為何語。但視堂上作笑聲。即有青衣人大聲命作劇。其人應命方興，問：「作何劇？」堂上相顧數語。吏下宣問所長。答言：「能顛倒生物。」吏以白官。少頃復下，命取桃子。術人聲諾。解衣覆笠上，故作怨狀，曰：「官長殊不了了！堅冰未解，安所得桃？不取，又恐為南面者所怒。奈何！」其子曰：「父已諾之，又焉辭？」術人惆悵良久，乃云：「我籌之爛熟。春初雪積，人間何處可覓？唯王母園中，四時常不凋謝，或有之。必竊之天上，乃可。」子曰：「嘻！天可階而升乎？」曰：「有術在。」乃啟笥，出繩一團，約數丈，理其端，望空中擲去；繩即懸空際，若有物以挂之。未幾，愈擲愈高，渺入雲中；手中繩亦盡。乃呼子曰：「兒來！余老憊，體重拙，不能行，得汝一往。」遂以繩授子，曰：「持此可登。」子受繩有難色，怨曰：「阿翁亦大憤憤！如此一線之繩，欲我附之，以登萬仞之高天。尚中道斷絕，骸骨何存矣！」父又強鳴拍之，曰：「我已失口，悔無及。煩兒一行。兒勿苦，倘竊得來，必有百金賞，當為兒娶一美婦。」子乃持索，盤旋而上，手移足隨，如蛛趁絲，漸入雲霄，不可復見。久之，墜一桃，如碗大。術人喜，持獻公堂。堂上傳視良久，亦不知其真偽。忽而繩落地，術人驚曰：「殆矣！上有人斷吾繩，兒將焉託！」移時，一物墮。視之，其子首也。捧而泣曰：「是必偷桃，為監者所覺。吾兒休矣！」又移時，一足落；無何，肢體紛墮，無復存者。術人大悲。一扃置笥中而闔之，曰：「老夫止此兒，日從我南北游。今承嚴命，不意罹此奇慘！當負去瘞之。」乃升堂而跪，曰：「為桃故，殺吾子矣！如憐小人而助之葬，當結草以圖報耳。」坐官駭詫，各有賜金。術人受而纏諸腰，乃扣笥而呼曰：「八八兒，不出謝賞，將何待？」忽一蓬頭僅首抵笥蓋而出，望北稽首，則其子也。以其術奇，故至今猶記之。後聞白蓮教，能為此術，意此其苗裔耶？

種梨

有鄉人貨梨於市，頗甘芳，價騰貴。有道士破巾絮衣，丐於車前。鄉人咄之，亦不去；鄉人怒，加以叱罵。道士曰：「一車數百顆，老衲止丐其一，於居士亦無大損，何怒為？」觀者勸置劣者一枚令去，鄉人執不肯。肆中傭保者，見喋聒不堪，遂出錢市一枚，付道士。道士拜謝，謂眾曰：「出家人不解吝惜。我有佳梨，請出供客。」或曰：「既有之，何不自食？」曰：「吾特需此核作種。」於是掬梨大啗。且盡，把核於手，解肩上鑊，坎地深數寸，納之而覆以土。向市人索湯沃灌。好事者於臨路店索得沸瀋，道士接浸坎處。萬目攢視，見有勾萌出，漸大；俄成樹，枝葉扶疏；條而花，條而實，碩大芳馥，纍纍滿樹。道人乃即樹頭摘賜觀者，頃刻向盡。已，乃以鑊伐樹，丁丁良久，乃斷；帶葉荷肩頭，從容徐步而去。初，道士作法時，鄉人亦雜眾中，引領注目，竟忘其業。道士既去，始顧車中，則梨已空矣。方悟適所依散，皆己物也。又細視車上一靶亡，是新鑿斷者。心大憤恨。急跡之。轉過牆隅，則斷靶棄垣下，始知所伐梨本，即是物也。道士不知所在。一市粲然。

異史氏曰：「鄉人憤憤，慙狀可掬，其見笑於市人，有以哉。每見鄉中稱素封者，良朋乞米則佛然，且計曰：『是數日之資也。』或勸濟一危難，飯一甕獨，則又忿然計曰：『此□人、五人之食也。』甚而父子兄弟，較盡錙銖。及至淫博迷心，則傾囊不吝；刀鋸臨頸，則贖命不遑。諸如此類，正不勝道，蠢爾鄉人，又何足怪。」

勞山道士

邑有王生，行七，故家子。少慕道，聞勞山多仙人，負笈往遊。登一頂，有觀宇，甚幽。一道士坐蒲團上，素髮垂頰，而神觀爽邁。叩而與語，理甚玄妙。請師之。道士曰：「恐嬌惰不能作苦。」答言：「能之。」其門人甚眾，薄暮畢集。王俱與稽首，遂留觀中。凌晨，道士呼王去，授以斧，使隨眾採樵。王謹受教。過月餘，手足重繭，不堪其苦，陰有歸志。一夕歸，見二人與師共酌，日已暮，尚無燈燭。師乃翦紙如鏡，黏壁間。俄頃，月明輝室，光鑑毫芒。諸門人環聽奔走。一客曰：「良宵勝樂，不可不同。」乃於案上取壺酒，分賚諸徒，且囑盡醉。王自思：七八人，壺酒何能遍給？遂各覓盞，競飲先釀，惟恐樽盡；而往復挹注，竟不少減。心奇之。俄一客曰：「蒙賜月明之照，乃爾寂飲。何不呼嫦娥來？」乃以箸擲月中。見一美人，自光中出。初不盈尺；至地，遂與人等。纖腰秀項，翩翩作「霓裳舞」。已而歌曰：「仙仙乎，而還乎，而幽我於廣寒乎！」其聲清越，烈如簫管。歌畢，盤旋而起，躍登几上，驚顧之間，已復為箸。三人大笑。又一客曰：「今宵最樂，然不勝酒力矣。其錢我於月宮可乎？」三人移席，漸入月中。眾視三人，坐月中飲，鬚眉畢見，如影之在鏡中。移時，月漸暗；門人燃燭來，則道士獨坐而客杳矣。几上肴核尚存。壁上月，紙圓如鏡而已。道士問眾：「飲足乎？」曰：「足矣。」「足宜早寢，勿悞樵蘇。」眾諾而退。王竊忻慕，歸念遂息。又一月，苦不可忍，而道士並不傳教一術。心不能待，辭曰：「弟子數百里受業仙師，縱不能得長生術，或小有傳習，亦可慰求教之心；今閱兩三月，不過早樵而暮歸。弟子在家，未諳此苦。」道士笑曰：「我固謂不能作苦，今果然。明早當遣汝行。」王曰：「弟子操作多日，師略授小技，此來為不負也。」道士問：「何術之求？」王曰：「每見師行處，牆壁所不能隔，但得此法足矣。」道士笑而允之。乃傳以訣，令自咒畢，呼曰：「入之！」王面牆不敢入。又曰：「試入之。」王果從容入，及牆而阻。道士曰：「俛首驟入，勿逡巡！」王果去牆數步，奔而入；及牆，虛若無物；回視，果在牆外矣。大喜，入謝。道士曰：「歸宜潔持，否則不驗。」遂助資斧遣之歸。抵家，自詡遇仙，堅壁所不能阻。妻不信。王傲其作為，去牆數尺，奔而入，頭觸硬壁，轟然而踣。妻扶視之，額上墳起，如巨卵焉。妻擲揄之。王慚忿，罵老道士之無良而已。

異史氏曰：「聞此事未有不大笑者；而不知世之為王生者，正復不少。今有僮父，喜疾毒而畏藥石，遂有舐癰吮痔者，進宣威逞暴之術，以迎其旨，貽之曰：『執此術也以往，可以橫行而無礙。』初試未嘗不小效，遂謂天下之大，舉可以如是行矣，勢不至觸硬壁而顛蹶不止也。」

長清僧

長清僧某，道行高潔。年八口餘猶健。一日，顛仆不起，寺僧奔救，已圓寂矣。僧不自知死，魂飄去，至河南界。河南有故紳子，率口餘騎，按鷹獵兔。馬逸，墮斃。魂適相值，翕然而合，遂漸蘇。廝僕還問之。張目曰：「胡至此！」眾扶歸。入門，則粉白黛綠者，紛集顧問。大駭曰：「我僧也，胡至此！」家人以為妄，共提耳悟之。僧亦不自申解，但閉目不復有言。餉以脫粟則食，酒肉則拒。夜獨宿，不受妻妾奉。數日後，忽思少步。眾皆喜。既出，少定，即有諸僕紛來，錢簿穀籍，雜請會計。公子託以病倦，悉卸絕之。惟問：「山東長清縣，知之否？」共答：「知之。」曰：「我鬱無聊賴，欲往遊矚，宜即治任。」眾謂新瘼未應遠涉，不聽。翼日遂發。抵長清，視風物如昨。無煩問途，竟至蘭若。弟子數人見貴客至，伏謁甚恭。乃問：「老僧焉往？」答云：「吾師曩已物化。」問墓所。群導以往，則三尺孤墳，荒草猶未合也。眾僧不知何意。既而戒馬欲歸，囑曰：「汝師戒行之僧，所遺手澤，宜恪守，勿俾損壞。」眾唯唯。乃行。既歸，灰心木坐，了不勾當家務。居數月，出門自遁，直抵舊寺。謂弟子：「我即汝師。」眾疑其謬，相視而笑。乃述返魂之由，又言生平所為，悉符。眾乃信，居以故榻，事之如平日。後公子家屢以輿馬來，哀請之，略不顧瞻。又年餘，夫人遭紀綱至，多所餽遺。金帛皆卻之，惟受布袍一襲而已。友人或至其鄉，敬造之。見其人默然誠篤；年僅而立，而輒道其八口餘年事。

異史氏曰：「人死則魂散，其千里而不散者，性定故耳。予於僧，不異之乎其再生，而異之乎其入紛華靡麗之鄉，而能絕人以逃世也。若眼睛一閃，而蘭麝薰心，有求死不得者矣，況僧乎哉！」

蛇人

東郡某甲，以弄蛇為業。嘗蓄馴蛇二，皆青色：其大者呼之大青，小曰二青。二青額有赤點，尤靈馴，盤旋無不如意。蛇人愛之，異於他蛇。期年，大青死，思補其缺，未暇遑也。一夜，寄宿山寺。既明，啟筭，二青亦渺。蛇人悵悵欲死。冥搜亟呼，迄無影兆。然每值豐林茂草，輒縱之去，俾得自適，尋復還；以此故，冀其自至。坐伺之，日既高，亦已絕望，怏怏遂行。出門數武，聞叢薪錯楚中，窸窣作響。停趾愕顧，則二青來也。大喜，如獲拱壁。息肩路隅，蛇亦頓止。視其後，小蛇從焉。撫之曰：「我以汝為逝矣。小侶而所薦耶？」出餌飼之，兼飼小蛇。小蛇雖不去，然瑟縮不敢食。二青含哺之，宛似主人之讓客者。蛇人又飼之，乃食。食已，隨二青俱入筭中。荷去教之，旋折輒中規矩，與二青無少異，因名之小青。銜技四方，獲利無算。大抵蛇人之弄蛇也，止以二尺為率；大則過重，輒便更易。——緣二青馴，故未遽棄。又二三年，長三尺餘，臥則筭為之滿，遂決去之。一日，至淄邑東山間，飼以美餌，祝而縱之。既去，頃之復來，蜿蜒筭外。蛇人揮曰：「去之！世無百年不散之筭。從此隱身大谷，必且為神龍，筭中何可以久居也？」蛇乃去。蛇人目送之。已而復返，揮之不去，以首觸筭。小青在中，亦震震而動。蛇人悟曰：「得毋欲別小青耶？」乃發筭。小青逕出，因與交首吐舌，似相告語。已而委蛇並去。方意小青不返，俄而踽踽獨來，竟入筭臥。由此隨在物色，迄無佳者。而小青亦漸大，不可弄。後得一頭，亦頗馴，然終不如小青良。而小青粗於兒臂矣。先是，二青在山中，樵人多見之。又數年，長數尺，圍如碗；漸出逐人，因而行旅相戒，罔敢出其途。一日，蛇人經其處，蛇暴出如風。蛇人大怖而奔。蛇逐益急，回顧已將及矣。而視其首，朱點儼然，始悟為二青。下擔呼曰：「二青，二青！」蛇頓止。昂首久之，縱身繞蛇人，如昔弄狀。覺其意殊不惡；但軀巨重，不勝其遶。仆地呼禱，乃釋之。又以首觸筭。蛇人悟其意，開筭出小青。二蛇相見，交纏如飴糖狀，久之始開。蛇人乃祝小青：「我久欲與汝別，今有伴矣。」謂二青曰：「原君引之來，可還引之去。更囑一言：深山不乏食飲，勿擾行人，以犯天譴。」二蛇垂頭，似相領受。遽起，大者前，小者後，過處林木為之中分。蛇人佇立望之，不見乃去。自此行人如常，不知其何往也。

異史氏曰：「蛇，蠢然一物耳，乃戀戀有故人之意。且其從諫也如轉圜。獨怪儼然而人也者，以口年把臂之交，數世蒙恩之主，輒思下井復投石焉；又不然，則藥石相投，悍然不顧，且怒而仇焉者，亦羞此蛇也已。」

斫蟒

胡田村胡姓者，兄弟采樵，深入幽谷。遇巨蟒，兄在前，為所吞。弟初駭欲奔；見兄被噬，遂奮怒出樵斧，斫蟒首。首傷而吞不已。然頭雖已沒，幸肩際不能下。弟急極無計，乃兩手持兄足，力與蟒爭，竟曳兄出。蟒亦負痛去。視兄，則鼻耳俱化，奄將氣盡。肩負以行，途中凡口餘息，始至家。醫養半年，方愈。至今面目皆癢痕，鼻耳處惟孔存焉。噫！農人中，乃有弟弟如此者哉！或言：「蟒不為害，乃德義所感。」信然！

犬姦

青州賈某，客于外，恆經歲不歸。家蓄一白犬，妻引與交。犬習為常。一日，夫至，與妻共臥。犬突入，登榻，嚙賈人竟死。後里舍稍聞之，共為不平，鳴于官。官械婦，婦不肯伏，收之。命縛犬來，始取婦出。犬忽見婦，直前碎衣作交狀。婦始無詞。使兩役解部院，一解人而一解犬。有欲觀其合者，共斂錢賂役，役乃牽聚令交。所止處，觀者常數百人，役以此網利焉。後人犬俱寸磔以死。嗚呼！天地之大，真無所不有矣。然人面而獸交者，獨一婦也乎哉？

異史氏為之判曰：「會于濮上，古所交讎；約于桑中，人且不齒。乃某者，不堪雌守之苦，浪思苟合之歡。夜又伏床，竟是一家中牝獸；捷脚入竇，遂為被底情郎。雲雨臺前，亂搖續貂之尾；溫柔鄉裏，頻款曳象之腰。銳錐處于皮囊，一縱股而脫穎；留情結于鍊項，甫飲羽而生根。忽思異類之交，直屬匪夷之想。尅吠奸而為奸，妒殘凶殺，律難治以蕭曹；人非獸而實獸，奸穢淫腥，肉不食于豺虎。嗚呼！人奸殺，則擬女以劓；至于狗奸殺，陽世遂無其刑。人不良，則罰人作犬；至于犬不良，陰曹應窮于法。宜支解以追魂魄，請押赴以問閻羅。」

雹神

王公筠蒼，蒞任楚中。擬登龍虎山謁天師。及湖，甫登舟，即有一人駕小艇來，使舟中人為通。公見之，貌修偉。懷中出天師刺，曰：「聞驕從將臨，先遣負弩。」公訝其預知，益神之，誠意而往。天師治具相款。其服役者，衣冠鬚鬣，多不類常人。前使者亦侍其側。少間，向天師細語。天師謂公曰：「此先生同鄉，不之識耶？」公問之。曰：「此即世所傳雹神李左車也。」公愕然改容。天師曰：「適奉奉旨雨雹，故告辭耳。」公問：「何處？」曰：「章丘。」公以接壤關切，離席乞免。天師曰：「此上帝玉敕，雹有額數，何能相徇？」公哀不已。天師垂思良久，乃顧而囑曰：「其多降山谷，勿傷禾稼可也。」又囑：「貴客在坐，文去勿武。」神出，至庭中，忽足下生煙，氤氳匝地。俄延逾刻，極力騰起，裁高於庭樹；又起，高於樓閣；霹靂一聲，向北飛去，屋宇震動，筵器擺簸。公駭曰：「去乃作雷霆耶！」天師曰：「適戒之，所以遲遲；不然，平地一聲，便逝去矣。」公別歸，誌其月日，遣人問章丘，是日果大雨雹，溝渠皆滿，而田中僅數枚焉。

狐嫁女

歷城殷天官，少貧，有膽略。邑有故家之第，廣數畝，樓宇連互。常見怪異，以故廢無居人；久之，蓬蒿漸滿，白晝亦無敢入者。會公與諸生飲，或戲云：「有能寄此一宿者，共釀為筵。」公躍起曰：「是亦何難！」攜一席往。眾送諸門，戲曰：「吾等暫候之。如有所見，當急號。」公笑云：「有鬼狐，當捉證耳。」遂入。見長莎蔽徑，蒿艾如麻。時值上弦，幸月色昏黃，門戶可辨。摩娑數進，始抵後樓。登月臺，光潔可愛，遂止焉。西望月明，惟啣山一線耳。坐良久，更無少異，竊笑傳言之訛。席地枕石，臥看牛女。一更向盡，恍惚欲寐。樓下有履聲，籍籍而上。假寐睨之，見一青衣人，挑蓮燈，猝見公，驚而卻退。語後人曰：「有生人在。」下問：「誰也？」答云：「不識。」俄一老翁上，就公諦視，曰：「此殷尚書，其睡已酣。但辦吾事，相公個儻，或不叱怪。」乃相率入樓。樓門盡闔。移時，往來者益眾。樓上燈輝如晝。公稍稍轉側，作嚏咳。翁聞公醒，乃出，跪而言曰：「小人有箕箒女，今夜于歸。不意有觸貴人，望勿深罪。」公起，曳之曰：「不知今夕嘉禮，慚無以賀。」翁曰：「貴人光臨，歷除凶煞，幸矣。即煩陪坐，倍益光寵。」公喜，應之。入視樓中，陳設芳麗。遂有婦人出拜，年可四餘。翁曰：「此拙荊。」公揖之。俄聞笙樂聒耳，有奔而上者，曰：「至矣！」翁趨迎，公亦立俟。少選，籠紗一簇，導新郎人。年可七八，丰采韶秀。翁命先與貴客為禮。少年目公。公若為僮，執半主禮。次翁婿交拜，已，乃即席。少間，粉黛雲從，酒載霧霽，玉椀金甌，光映几案。酒數行，翁喚女奴請小姐來。女奴諾而入。良久不出。翁自起，舉幃促之。俄婢媼數輩，擁新人出，環珮璆然，麝蘭散馥。翁命向上拜。起，即坐母側。微目之，翠鳳明璫，容華絕世。既而酌以金爵，大容數斗。公思此物可以持驗同人，陰內袖中。偽醉隱几，頹然而寢。皆曰：「相公醉矣。」居無何，聞新郎告行，笙樂暴作，紛紛下樓而去。已而主人斂酒具，少一爵，冥搜不得。或竊議臥客；翁急戒勿語，惟恐公聞。移時，內外俱寂，公始起。暗無燈火，惟脂香酒氣，充溢四堵。視東方既白，乃從容出。探袖中，金爵猶在。及門，則諸生先俟，疑其夜出而早入者。公出爵示之。眾駭問，因以狀告。共思此物非寒士所有，乃信之。後舉進士，任於肥丘。有世家朱姓宴公，命取巨觥，久之不至。有細奴掩口與主人語，主人有怒色。俄奉金爵勸客飲。諦視之，款式雕文，與狐物更無殊別。大疑，問所從製。答云：「爵凡八隻，大人為京卿時，覓良工監製。此世傳物，什襲已久。緣明府辱臨，適取諸箱籠，僅存其七，疑家人所竊取；而年塵封如故，殊不可解。」公笑曰：「金杯羽化矣。然世守之珍不可失。僕有一具，頗近似之，當以奉贈。」終筵歸署，揀爵馳送之。主人審視，駭絕。親詣謝公，詰所自來。公乃歷陳顛末。始知千里之物，狐能攝致，而不敢終留也。

嬌娜

孔生雪笠，聖裔也。為人蘊藉，工詩。有執友令天台，寄函招之。生往，令適卒。落拓不得歸，寓普陀寺，備為寺僧抄錄。寺西百餘步，有單先生第。先生故公子，以大訟蕭條，眷口寡，移而鄉居，宅遂曠焉。一日，大雪崩騰，寂無行旅。偶過其門，一少年出，丰采甚都。見生，趨與為禮，略致慰問，即屈降臨。生愛悅之，慨然從人。屋宇都不甚廣，處處悉懸錦幕；壁上多古人書畫。案頭書一冊，籤云：「瑯嬛瑣記。」翻閱一過，俱目所未睹。生以居單第，意為第主，即亦不審官閥。少年細詰行蹤，意憐之，勸設帳授徒。生嘆曰：「羈旅之人，誰作曹丘者？」少年曰：「倘不以駑駘見斥，願拜門牆。」生喜，不敢當師，請為友。便問：「宅何久闕？」答曰：「此為單府，曩以公子鄉居，是以久曠。僕皇甫氏，祖居陝。以家宅焚於野火，暫借安頓。」生始知非單。當晚，談笑甚懽，即留共榻。味爽，即有童子熾炭於室。少年先起入內，生尚擁被坐。僮入白：「太公來。」生驚起。一叟入，鬢髮皤然，向生殷謝曰：「先生不棄頑兒，遂肯賜教。小子初學塗鴉，勿以友故，行輩視之也。」已，乃進錦衣一襲，貂帽、襪、履各一事。視生盥櫛已，乃呼酒薦饌。几、榻、裙、衣，不知何名，光彩射目。酒數行，叟興辭，曳杖而去。餐訖，公子呈課業，類皆古文詞，并無時藝。問之，笑云：「僕不求進取也。」抵暮，更酌曰：「今夕盡懽，明日便不許矣。」呼僮曰：「視太公寢未；已寢，可暗喚香奴來。」僮去，先以繡囊將琵琶至。少頃，一婢入，紅妝豔絕。公子命彈湘妃。婢以牙撥勾動，激揚哀烈，節拍不類夙聞。又命以巨觴行酒，三更始罷。次日，早起共讀。公子最惠，過目成詠，二三月後，命筆警絕。相約五日一飲，每飲必招香奴。一夕，酒酣氣熱，目注之。公子已會其意，曰：「此婢為老父所養。兄曠邈無家，我夙夜代籌久矣。行當為君謀一佳耦。」生曰：「如果惠好，必如香奴者。」公子笑曰：「君誠『少所見而多所怪』者矣。以此為佳，君願亦易足也。」居半載，生欲翱翔郊郭，至門，則雙扉外扃。問之。公子曰：「家君恐交游紛意念，故謝客耳。」生亦安之。時盛暑溽熱，移齋園亭。生胸間腫起如桃，一夜如碗，痛楚吟呻。公子朝夕省視，眠食都廢。又數日，創劇，益絕食飲。太公亦至，相對太息。公子曰：「兒前夜思先生清恙，嬌娜妹子能療之。遣人於外祖母處呼令歸，何久不至？」俄僮入白：「娜姑至，姨與松姑同來。」父子疾趨入內。少間，引妹來視生。年約三四，嬌波流慧，細柳生姿。生望見顏色，嘖嘖頓忘，精神為之一爽。公子便言：「此兄良友，不啻胞也，妹子好醫之。」女乃斂羞容，揄長袖，就榻診視。把握之間，覺芳氣勝蘭。女笑曰：「宜有是疾，心脈動矣。然症雖危，可治；但膚塊已凝，非伐皮剝肉不可。」乃脫臂上金釧安患處，徐徐按下之。創突起寸許，高出釧外，而根際餘腫，盡束在內，不似

前如碗闊矣。乃一手啟羅衿，解佩刀，刃薄於紙，把鋤握刃，輕輕附根而割。紫血流溢，沾染床席。而貪近嬌姿，不惟不覺其苦，且恐速竣割事，悵悵不久。未幾，割斷腐肉，團團然如樹上削下之癭。又呼水來，為洗割處。口吐紅丸，如彈大，著肉上，按令旋轉；才一周，覺熱火蒸騰；再一周，習習作癢；三周已，遍體清涼，沁入骨髓。女收丸入咽，曰：「愈矣！」趨步出。生躍起走謝，沉痾若失。而懸想容輝，苦不自己。自是廢卷癡坐，無復聊賴。

公子已窺之，曰：「弟為兄物色，得一佳偶。」問：「何人？」曰：「亦弟眷屬。」生凝思良久，但云：「勿須。」面壁吟曰：「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除卻巫山不是雲。」公子會其指，曰：「家君仰慕鴻才，常欲附為婚姻。但止一少妹，齒太穉。有姨女阿松，年□八矣，頗不粗陋。如不見信，松姊日涉園亭，伺前廂，可望見之。」生如其教。果見嬌娜偕麗人來，畫黛彎蛾，蓮鈎蹴鳳，與嬌娜相伯仲也。生大悅，請公子作伐。公子翼日自內出，賀曰：「諧矣。」乃除別院，為生成禮。是夕，鼓吹闐咽，塵落漫飛，以望中仙人，忽同衾幄，遂疑廣寒宮殿，未必在雲霄矣。合卺之後，甚愜心懷。一夕，公子謂生曰：「切磋之惠，無日可以忘之。近單公子解訟歸，索宅甚急。意將棄此而西。勢難復聚，因而離緒縈懷。」生願從之而去。公子勸還鄉閭，生難之。公子曰：「勿慮，可即送君行。」無何，太公引松娘至，以黃金百兩贈生。公子以左右手與生夫婦相把握，囑閉眸勿視。飄然履空，但覺耳際風鳴。久之曰：「至矣。」啟目，果見故里。始知公子非人。喜叩家門。母出非望，又睹美婦，方共忻慰。及回顧，則公子逝矣。松娘事姑孝；豔色賢名，聲聞遐邇。後生舉進士，授延安司李，攜家之任。母以道遠不行。松娘舉一男，名小宦。生以忤直指罷官，里礙不得歸。偶獵郊野，逢一美少年，跨驪駒，頻頻瞻顧。細視，則皇甫公子也。攬轡停驂，悲喜交至。邀生去，至一村，樹木濃昏，蔭翳天日。入其家，則金漚浮釘，宛然世族。問妹子則嫁；岳母已亡；深相感悼。經宿別去，偕妻同返。嬌娜亦至，抱生子掇提而弄曰：「姊姊亂吾種矣。」生拜謝曩德。笑曰：「姊夫貴矣。創口已合，未忘痛耶？」妹夫吳郎，亦來謁拜。信宿乃去。一日，公子有憂色，謂生曰：「天降凶殃，能相救否？」生不知何事，但銳自任。公子趨出，招一家俱入，羅拜堂上。生大駭，亟問。公子曰：「余非人類，狐也。今有雷霆之劫。君肯以身赴難，一門可望全生；不然，請抱子而行，無相累。」生矢共生死。乃使仗劍於門。囑曰：「雷霆轟擊，勿動也！」生如所教。果見陰雲晝暝，昏黑如晷。回視舊居，無復閉閤；惟見高冢巋然，巨穴無底。方錯愕間，霹靂一聲，擺簸山岳；急雨狂風，老樹為拔。生目眩耳聾，屹不少動。忽於繁煙黑絮之中，見一鬼物，利喙長爪，自穴攫一人出，隨煙直上。瞥睹衣履，念似嬌娜。乃急躍離地，以劍擊之，隨手墮落。忽而崩雷暴裂，生仆，遂斃。少間，晴霽，嬌娜已能自蘇。見生死於旁，大哭曰：「孔郎為我而死，我何生矣！」松娘亦出，共舛生歸。嬌娜使松娘捧其首；兄以金簪撥其齒；自乃撮其頰，以舌度紅丸入，又接吻而呵之。紅丸隨氣入喉，格格作響。移時，醒然而蘇。見眷口滿前，恍如夢寤。於是一門團圓，驚定而喜。生以幽壤不可久居，議同旋里。滿堂交贊，惟嬌娜不樂。生請與吳郎俱，又慮翁媪不肯離幼子，終日議不果。忽吳家一小奴，汗流氣促而至。驚致研詰，則吳郎家亦同日遭劫，一門俱沒。嬌娜頓足悲傷，涕不可止。共慰勸之。而同歸之計遂決。生入城勾當數日，遂連夜越裝。既歸，以閒園寓公子，恆反關之；生及松娘至，始發扃。生與公子兄妹，棋酒談讌，若一家然。小宦長成，貌韶秀，有狐意。出遊都市，共知為狐兒也。

異史氏曰：「余於孔生，不羨其得豔妻，而羨其得膩友也。觀其容可以忘飢，聽其聲可以解頤。得此良友，時一談宴，則『色授魂與』，尤勝於『顛倒衣裳』矣。」

僧孽

張姓暴卒，隨鬼使去，見冥王。王稽簿，怒鬼使悞捉，責令送歸。張下，私洩鬼使，求觀冥獄。鬼導歷九幽，刀山、劍樹，一手指點。未至一處，有一僧扎股穿繩而倒懸之，號痛欲絕。近視，則其兄也。張見之驚哀，問：「何罪至此？」鬼曰：「是為僧，廣募金錢，悉供淫賭，故罰之。欲脫此厄，須其自懺。」張既甦，疑兄已死。時其兄居興福寺，因往探之。入門，便聞其號痛聲。入室，見瘡生股間，膿血崩潰，挂足壁上，宛然冥司倒懸狀。駭問其故。曰：「挂之稍可，不則痛徹心腑。」張因告以所見。僧大駭，乃戒葷酒，虔誦經咒。半月尋愈。遂為戒僧。

異史氏曰：「鬼獄渺茫，惡人每以自解；而不知昭昭之禍，即冥冥之罰也。可勿懼哉！」

妖術

于公者，少任俠，喜拳勇，力能持高壺，作旋風舞。崇禎間，殿試在都，僕疫不起，患之。會市上有善卜者，能決人生死，將代問之。既至，未言。卜者曰：「君莫欲問僕病乎？」公駭應之。曰：「病者無害，君可危。」公乃自卜。卜者起卦，愕然曰：「君三日當死！」公驚詫良久。卜者從容曰：「鄙人有小術，報我□金，當代禳之。」公自念，生死已定，術豈能解。不應而起，欲出。卜者曰：「惜此小費，勿悔勿悔！」愛公者皆為公懼，勸罄囊以哀之。公不聽。倏忽至三日，公端坐旅舍，靜以視之，終日無恙。至夜，闔戶挑燈，倚劍危坐。一漏向盡，更無死法。意欲就枕，忽聞窗隙窸窣有聲。急視之，一小人荷戈入；及地，則高如人。公捉劍起，急擊之，飄忽未中。遂遽小，復尋窗隙，意欲遁去。公疾斫之，應手而倒。燭之，則紙人，已腰斷矣。公不敢臥，又坐待之。逾時，一物穿窗入，怪瘁如鬼。纒及地，急擊之，斷而為兩，皆蠕動。恐其復起，又連擊之，劍劍皆中，其聲不戛。審視，則土偶，片片已碎。於是移坐窗下，目注隙中。久之，聞窗外如牛喘，有物推窗櫺，房壁震搖，其勢欲傾。公懼覆壓，計不如出而門之，遂剽然脫扃，奔而出。見一巨鬼，高與簷齊；昏月中，見其面黑如煤，眼閃爍有黃光；上無衣，下無履，手弓而腰矢。公方駭，鬼則響矣；公以劍撥矢，矢墮；欲擊之，則又響矣。公急躍避，矢貫於壁，戰戰有聲。鬼怒甚，拔佩刀，揮如風，望公力劈。公猱進，刀中庭石，石立斷。公出其股間，削鬼中踝，鏗然有聲。鬼益怒，吼如雷，轉身復刺。公又伏身入；刀落，斷公裙。公已及脅下，猛斫之，亦鏗然有聲，鬼仆而僵。公亂擊之，聲硬如柝。燭之，則一木偶，高大如人。弓矢尚纏腰際，刻畫猙獰；劍擊處，皆有血出。公因秉燭待旦。方悟鬼物皆卜人遣之，欲致人於死，以神其術也。次日，遍告交知，與共詣卜所。卜人遙見公，瞥不可見。或曰：「此翳形術也，犬血可破。」公如言，戒備而往。卜人又匿如前。急以犬血沃立處，但見卜人頭面，皆為犬血模糊，目灼灼如鬼立。乃執付有司而殺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嘗謂買卜為一癡。世之講此道而不爽於生死者幾人？卜之而爽，猶不卜也。且即明明告我以死期之至，將復如何？況有借人命以神其術者，其可畏不尤甚耶！」

野狗

于七之亂，殺人如麻。鄉民李化龍，自山中竄歸。值大兵宵進，恐懼炎昆之禍，急無所匿，僵臥於死人之叢，詐作尸。兵過既盡，未敢遽出。忽見闕頭斷臂之尸，起立如林。內一尸斷首猶連肩，口中作語曰：「野狗子來，奈何？」群尸參差而應曰：「奈何！」俄頃，蹶然盡倒，遂寂無聲。李方驚駭欲起，有一物來，獸首人身，伏噬人首，遍吸其腦。李懼，匿首尸下。物來撥李肩，欲得李首。李力伏，俾不可得。物乃推覆尸而移之，首見。李大懼，手索腰下，得巨石如碗，握之。物俯身欲齧。李驟起，大呼，擊其首，中嘴。物嗥如鴟，掩口負痛而奔。吐血道上。就視之，於血中得二齒，中曲而端銳，長四寸餘。懷歸以示人，皆不知其何物也。

三生

劉孝廉，能記前身事。與先文實兄為同年，嘗歷歷言之。一世為搢紳，行多玷。六□二歲而沒。初見冥王，待以鄉先生禮，賜坐，飲以茶。觀冥王棧中，茶色清澈；己棧中濁如醪。暗疑迷魂湯得勿此耶？乘冥王他顧，以棧就案角瀉之，偽為盡者。俄頃，稽前生惡錄；怒，命群鬼押下，罰作馬。即有厲鬼繫去。行至一家，門限甚高，不可踰。方趨趨間，鬼力楚之，痛甚而蹶。自顧，則身已在櫪下矣。但聞人曰：「驪馬生駒矣，牡也。」心甚明了，但不能言。覺大餒，不得已，就牝馬求乳。逾四五年，體修偉。甚畏撻楚，見鞭則懼而逸。主人騎，必覆障泥，緩轡徐徐，猶不甚苦；惟奴僕圍人，不加韉裝以行，兩蹠夾擊，痛徹心腑。於是憤甚，三日不食，遂死。至冥司，冥王查其罰限未滿，責其規避，剝其皮革，罰為犬。意懊喪，不欲行。群鬼亂撻之，痛極而竄於野。自念不如死，憤投絕壁，顛莫能起。自顧，則身伏竇中，牝犬舐而舐字之，乃知身已復生於人世矣。稍長，見便液，亦知穢；然嗅之而香，但立念不食耳。為犬經年，常忿欲死，又恐罪其規避。而主人又豢養，不肯戮。乃故嚙主人脫股肉。主人怒，杖殺之。冥王鞠狀，怒其狂獠，笞數百，俾作蛇。囚於幽室，暗不見天。悶甚，緣壁而上，穴屋而出。自視，則伏身茂草，居然蛇矣。遂矢志不殘生類，飢吞木實。積年餘，每思自盡不可，害人而死又不可；欲求一善死之策而未得也。一日，臥草中，聞車過，遽出當路；車馳壓之，斷為兩。冥王訝其速至，因蒲伏自剖。冥王以無罪見殺，原之，准其滿限復為人，是為劉公。公生而能言，文章書史，過輒成誦。辛酉舉孝廉。每勸人：乘馬必厚其障泥；股夾之刑，勝於鞭楚也。

異史氏曰：「毛角之儔，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；所以然者，王公大人之內，原未必無毛角者在其中也。故賤者為善，如求花而種其樹；貴者為善，如已花而培其本；種者可大，培者可久。不然，且將負鹽車，受羈羈，與之為馬；不然，且將啗便液，受烹割，與之為犬；又不然，且將披鱗介，葬鶴鶴，與之為蛇。」

狐入瓶

萬村石氏之婦，崇於狐，患之，而不能遣。扉後有瓶，每聞婦翁來，狐輒遁匿其中。婦窺之熟，暗計而不言。一日，竄入。婦急以絮塞其口；置釜中，燂湯而沸之。瓶熱。狐呼曰：「熱甚！勿惡作劇。」婦不語。號益急，久之無聲。拔塞而驗之，毛一堆，血數點而已。

鬼哭

謝遷之變，宦第皆為賊窟。王學使七襄之宅，盜聚尤眾。城破兵入，掃蕩群醜，尸填墀，血至充門而流。公入城，扛尸滌血而居。往往白晝見鬼；夜則床下燐飛，牆角鬼哭。一日，王生皦迪，寄宿公家，聞床底小聲連呼：「皦迪！皦迪！」已而聲漸大，曰：「我死得苦！」因哭，滿庭皆哭。公聞，仗劍而入，大言曰：「汝不識我王學院耶？」但聞百聲嗤嗤，笑之以鼻。公於是設水陸道場，命釋道懺度之。夜拋鬼飯，則見燐火營營，隨地皆出。先是，閩人王姓者，疾篤，昏不知人者數日矣。是夕，忽欠伸若醒。婦以食進。王曰：「適主人不知何事，施飯於庭，我亦隨眾啗噉。食已方歸，故不飢耳。」由此鬼怪遂絕。豈鉞鐃鐘鼓，伎口瑜伽，果有益耶？

異史氏曰：「邪怪之物，唯德可以已之。當陷城之時，王公勢正烜赫，聞聲者皆股栗；而鬼且擲揄之。想鬼物逆知其不令終耶？普告天下大人先生：出人面猶不可以嚇鬼，願無出鬼面以嚇人也！」

真定女

真定界，有孤女，方六七歲，收養於夫家。相居一二年，夫誘與交而孕。腹膨膨而以為病也，告之母。母曰：「動否？」曰：「動。」又益異之。然以其齒太穉，不敢決。未幾，生男。母歎曰：「不圖拳母，竟生錐兒！」

焦螟

董侍讀默庵家，為狐所擾，瓦礫磚石，忽如雹落，家人相率奔匿，待其間歇，乃敢出操作。公患之，假作庭孫司馬第移避之。而狐擾猶故。一日，朝中待漏，適言其異。大臣或言：關東道士焦螟，居內城，總持敕勒之術，頗有效。公造廬而請之。道士朱書符，使歸黏壁上。狐竟不懼，拋擲有加焉。公復告道士。道士怒，親詣公家，築壇作法。俄見一巨狐，伏壇下。家人受虐已久，啣恨甚深，一婢近擊之。婢忽仆地氣絕。道士曰：「此物猖獗，我尚不能遽服之，女子何輕犯爾爾。」既而曰：「可借鞠狐詞亦得。」載指咒移時，婢忽起，長跪。道士詰其里居。婢作狐言：「我西域產，入都者一□八輩。」道士曰：「輦轂下，何容爾輩久居？可速去！」狐不答。道士擊案怒曰：「汝欲梗吾令耶？再若遷延，法不汝有！」狐乃蹙怖作色，願謹奉教。道士又速之。婢又仆絕，良久始甦。俄見白塊四五團，滾滾如毬，附簷際而行，次第追逐，頃刻俱去。由是遂安。

葉生

淮陽葉生者，失其名字。文章詞賦，冠絕當時；而所如不偶，困於名場。會關東丁乘鶴，來令是邑。見其文，奇之。召與語，大悅。使即官署，受燈火；時賜錢穀恤其家。值科試，公游揚於學使，遂領冠軍。公期望甚切，闈後，索文讀之，擊節稱歎。不意時數限人，文章憎命，榜既放，依然鐵羽。生嗒喪而歸，愧負知己，形銷骨立，癡若木偶。公聞，召之來而慰之。生零涕不已。公憐之，相期考滿入都，攜與俱北。生甚感佩。辭而歸，杜門不出。無何，寢疾。公遣問不絕；而服藥百裹，殊罔所效。公適以忤上官免，將解任去。函致生，其略云：「僕東歸有日；所以遲遲者，待足下耳。足下朝至，則僕夕發矣。」傳之臥榻。生持書啜泣。寄語來使：「疾革難遽瘥，請先發。」使人返白，公不忍去，徐待之。逾數日，門者忽通葉生至。公喜，逆而問之。生曰：「以犬馬病，勞夫子久待，萬慮不寧。今幸可從杖履。」公乃束裝戒旦。抵里，命子師事生，夙夜與俱。公子名再昌，時年□六，尚不能文。然絕惠，凡文藝三兩過，輒無遺忘。居之期歲，便能落筆成文。益之公力，遂入邑庠。生以生平所擬舉子業，悉錄授讀。闈中七題，並無脫漏，中亞魁。公一日謂生曰：「君出餘緒，遂使孺子成名。然黃鐘長棄奈何！」生曰：「是殆有命。借福澤為文章吐氣，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，非戰之罪也，願亦足矣。且士得一人知己，可無憾，何必拋卻白紵，乃謂之利市哉。」公以其久客，恐悞歲試，勸令歸省。慘然不樂。公不忍強，囑公子至都為之納粟。公子又捷南宮，授部中主政。攜生赴監，與共晨夕。逾歲，生入北闈，竟領鄉薦。會公子差南河典務，因謂生曰：「此去離貴鄉不遠。先生奮蹟雲霄，錦還為快。」生亦喜。擇吉就道，抵淮陽界，命僕馬送生歸。歸見門戶蕭條，意甚悲惻。逡巡至庭中。妻攜簸具以出，見生，擲具駭走。生淒然曰：「我今貴矣。三四年不覲，何遂頓不相識？」妻遙謂曰：「君死已久，何復言貴？所以久淹君柩者，以家貧子幼耳。今阿大亦已成立，行將卜窆。勿作怪異嚇生人。」生聞之，惘然惆悵。逡巡入室，見靈柩儼然，撲地而滅。妻驚視之，衣冠履舄如脫委焉。大慟，抱衣悲哭。子自塾中歸，見結駟於門，審所自來，駭奔告母。母揮涕告訴。又細詢從者，始得顛末。從者返，公子聞之，涕墮垂膺。即命駕哭諸其

室；出橐營喪，葬以孝廉禮。又厚遺其子，為延師教讀。言於學使，逾年游泮。

異史氏曰：「魂從知己，竟忘死耶？聞者疑之，余深信焉。同心倩女，至離枕上之魂；千里良朋，猶識夢中之路。而況繭絲蠅跡，嘔學士之心肝；流水高山，通我曹之性命者哉！嗟呼！遇合難期，遭逢不偶。行蹤落落，對影長愁；傲骨嶙嶙，搔頭自愛。嘆面目之酸澀，來鬼物之揶揄。頻居康了之中，則鬚髮之條條可醜；一落孫山之外，則文章之處處皆疵。古今痛哭之人，卞和惟爾；顛倒逸群之物，伯樂伊誰？抱刺於懷，三年減字；側身以望，四海無家。人生世上，祇須合眼放步，以聽造物之低昂而已。天下之昂藏淪落如葉生其人者，亦復不少，顧安得令威復來，而生死從之也哉？噫！」

四□千

新城王大司馬，有主計僕，家稱素封。忽夢一人奔入，曰：「汝欠四□千，今宜還矣。」問之，不答，徑入內去。既醒，妻產男。知為夙孽，遂以四□千捆置一室，凡兒衣食病藥，皆取給焉。過三四歲，視室中錢，僅存七百。適乳姥抱兒至，調笑於側。因呼之曰：「四□千將盡，汝宜行矣。」言已，兒忽顏色蹙變，項折目張。再撫之，氣已絕矣。乃以餘貲治葬具而瘞之。此可為負欠者戒也。昔有老而無子者，問諸高僧。僧曰：「汝不欠人者，人又不欠汝者，烏得子？」蓋生佳兒，所以報我之緣；生頑兒，所以取我之債。生者勿喜，死者勿悲也。

成仙

文登周生，與成生少共筆硯，遂訂為杵臼交。而成貧，故終歲常依周。以齒則周為長，呼周妻以嫂。節序登堂，如一家焉。周妻生子，產後暴卒。繼聘王氏，成以少故，未嘗請見之也。一日，王氏弟來省姊，宴於內寢。成適至。家人通白，周坐命邀之。成不入，辭去。周移席外舍，迫之而還。甫坐，即有人白別業之僕為邑宰重笞者。先是，黃吏部家牧傭，牛蹊周田，以是相詬。牧傭奔告主，捉僕送官，遂被笞責。周詰得其故，大怒曰：「黃家牧豬奴，何敢爾！其先世為大父服役；促得志，乃無人耶！」氣填吭臆，忿而起，欲往尋黃。成捺而止之曰：「強梁世界，原無皂白。況今日官宰半強寇不操矛孤者耶？」周不聽。成諫止再三，至泣下，周乃止。怒終不釋，轉側達旦。謂家人曰：「黃家欺我，我仇也，姑置之；邑令為朝廷官，非勢家官，縱有互爭，亦須兩造，何至如狗之隨吠者？我亦呈治其傭，視彼將何處分。」家人悉懲愚之，計遂決，具狀赴宰，宰裂而擲之。周怒，語侵宰。宰慚恚，因逮繫之。辰後，成往訪周，始知入城訟理。急奔勸止，則已在囹圄矣。頓足無所為計。時獲海寇三名，宰與黃賂囑之，使捏周同黨。據詞申黜頂衣，撈掠酷慘。成入獄，相顧悽酸。謀叩關。周曰：「身繫重犴，如鳥在籠；雖有弱弟，止足供囚飯耳。」成銳身自任，曰：「是予責也。難而不急，烏用友也！」乃行。周弟聽之，則去已久矣。至都，無門入控。相傳駕將出獵。成預隱木市中；俄駕過，伏舞哀號，遂得准。驛送而下，著部院審奏。時閱□月餘，周已誣服論辟。院接御批，大駭，復提躬謁。黃亦駭，謀殺周。因賂監者，絕其食飲；弟來饋問，苦禁拒之。成又為赴院聲屈，始蒙提問，業已飢餓不起。院臺怒，杖斃監者。黃大怖，納數千金，囑為營脫，以是得矇矓題免。宰以枉法擬流。周放歸，益肝膽成。成自經訟繫，世情盡灰，招周偕隱。周溺少婦，輒迂笑之。成雖不言，而意甚決。別後，數日不至。周使探諸其家，家人方疑其在周所；兩無所見，始疑。周心知其異，遣人蹤跡之，寺觀壑谷，物色殆遍。時以金帛卹其子。又八九年，成忽自至，黃巾整服，岸然道貌。周喜，把臂曰：「君何往，使我尋欲遍？」笑曰：「孤雲野鶴，棲無定所。別後幸復頑健。」周命置酒，略道間闊，欲為變易道裝。成笑不語。周曰：「愚哉！何棄妻孥猶敝屣也？」成笑曰：「不然，人將棄予，其何人之能棄。」問所棲止，答在勞山之上清宮。既而抵足寢，夢成裸伏胸上，氣不得息。訝問何為，殊不答。忽驚而寤，呼成不應；坐而索之，杳然不知所往。定移時，始覺在成榻，駭曰：「昨不醉，何顛倒至此耶！」乃呼家人。家人火之，儼然成也。周故多髭，以手自捋，則疏無幾莖。取鏡自照，訝曰：「成生在此，我何往？」已而大悟，知成以幻術招隱。意欲歸內，弟以其貌異，禁不聽前。周亦無以自明。

即命僕馬往尋成。數日入勞山。馬行疾，僕不能及。休止樹下，見羽客往來甚眾。內一道人目周，周因以成問。道士笑曰：「耳其名矣，似在上清。」言已逕去。周目送之，見一矢之外，又與一人語，亦不數言而去。與言者漸至，乃同社生。見周，愕曰：「數年不晤，人以君學道名山，今尚遊戲人間耶？」周述其異。生驚曰：「我適遇之，而以為君也。去無幾時，或當不遠。」周大異，曰：「怪哉！何自己面目觀面而不之識！」僕尋至，急馳之，竟無蹤兆。一望寥闊，進退難以自主。自念無家可歸，遂決意窮迫。而怪險不復可騎，遂以馬付僕歸，迤邐自往。遙見一僮獨坐，趨近問程，且告以故。僮自言為成弟子，代荷衣糧，導與俱行，星飯露宿，遠行殊遠。三日始至，又非世之所謂上清。時□月中，山花滿路，不類初冬。僮入報客，成即遽出，始認己形。執手入，置酒讌語。見異彩之禽，馴人不驚，聲如笙簧，時來鳴於座上。心甚異之。然塵俗念切，無意留連。地下有蒲團二，曳與並坐。至二更後，萬慮俱寂，忽似瞥然一眄，身覺與成易位。疑之。自捋頰下，則于思者如故矣。既曙，浩然思返。成固留之。越三日，乃曰：「乞少寐息，早送君行。」甫交睫，聞成呼曰：「行裝已具矣。」遂起從之。所行殊非舊途。覺無幾時，里居已在望中。成坐候路側，俾自歸。周強之不得，因踽踽至家門。叩不能應，思欲越牆，覺身飄似葉，一躍已過。凡踰數重垣，始抵臥室，燈燭煒然，內人未寢，嚶嚶與人語。舐窗以窺，則妻與一廝僕同杯飲，狀甚狎愛。於是怒火如焚；計將掩執，又恐孤力難勝。遂潛身脫局而走，奔告成，且乞為助。成慨然從之，直抵內寢。周舉石過門，內張皇甚。搗愈急，內閉益堅。成撥以劍，劃然頓闢。周奔入，僕衝戶而走。成在門外，以劍擊之，斷其肩臂。周執妻拷訊，乃知被收時即與僕私。周借劍決其首，賈腸庭樹間。乃從成出，尋途而返。驚然忽醒，則身在臥榻。驚而言曰：「怪夢參差，使人駭懼！」成笑曰：「夢者兄以為真，真者乃以為夢。」周愕而問之。成出劍示之，濺血猶存。周驚但欲絕，竊疑成請張為幻。成知其意，乃促裝送之歸。荏苒至里門，乃曰：「疇昔之夜，倚劍而相待者，非此處耶！吾厭見惡濁，請還待君於此；如過晡不來，予自去。」周至家，門戶蕭索，似無居人。還入弟家。弟見兄，雙淚遽墮，曰：「兄去後，盜夜殺嫂，剝腸去，酷慘可悼。於今官捕未獲。」周如夢醒，因以情告，戒勿究。弟錯愕良久。周問其子，乃命老嫗抱至。周曰：「此襁褓物，宗緒所關，弟好視之。兄欲辭人世矣。」遂起，徑出。弟涕泣追挽，笑行不顧。至野外，見成，與俱行。遙回顧曰：「忍事最樂。」弟欲有言，成闊袖一舉，即不可見。悵立移時，痛哭而返。周弟樸拙，不善治家人生產，居數年，家益貧。周子漸長，不能延師，因自教讀。一日，早至齋，見案頭有函書，緘封甚固，簽題「仲氏啟」。審之為兄跡。開視，則虛無所有，祇見爪甲一枚，長二指許。心怪之。以甲置研上。出問家人所自來，並無知者。回視，則研石粲粲，化為黃金。大驚。以試鋼鐵，皆然。由此大富。以千金賜成氏子，因相傳兩家有點金術云。

新郎

江南梅孝廉耦長，言其鄉孫公，為德州宰，鞫一奇案。初，村人有為子娶婦者，新人入門，戚里畢賀。飲至更餘，新郎出，見新婦炫裝，趨轉舍後。疑而尾之。宅後有長溪，小橋通之。見新婦渡橋逕去。益疑。呼之不應。遙以手招婿，婿急趨之。相去盈尺，而卒不可及。行數里，入村落。婦止，謂婿曰：「君家寂寞，我不慣住。請與郎暫居妾家數日，便同歸省。」言已，抽簪叩扉軋然，有女僮出應門。婦先入。不得已，從之。既入，則岳父母俱在堂上。謂婿曰：「我女少嬌慣，未嘗一刻離膝下，一旦去故里，心輒戚戚。今同郎來，甚慰係念。居數日，當送兩人歸。」乃為除室，床褥備具，遂居之。家中客見新郎久不至，共索之。室中惟新婦在，不知婿之所往。由此遐邇訪問，并無耗息。翁媪零涕，謂其必死。將半載，婦家悼女無偶，遂請於村人父，欲別醮

女。村人父益悲，曰：「骸骨衣裳，無可驗證，何知吾兒遂為異物！縱其奄喪，周歲而嫁，當亦未晚，胡為如是急也！」婦父益啣之，訟於庭。孫公怪疑，無所措力，斷令待以三年，存案遣去。村人子居女家，家人亦大相忻待。每與婦議歸，婦亦諾之，而因循不即行。積半年餘，中心徘徊，萬慮不安。欲獨歸，而婦固留之。一日，合家遑遽，似有急難。倉卒謂婿曰：「本擬三二日遣夫婦偕歸，不意儀裝未備，忽遭閃凶。不得已，即先送郎還。」於是送出門，旋踵急返，周旋言動，頗甚草草。方欲覓途行，回視院宇無存，但見高冢。大驚，尋路急歸。至家，歷言端末，因與投官陳訴。孫公拘婦父諭之，送女于歸，始合焉。

靈官

朝天觀道士某，喜吐納之術。有翁假寓觀中，適同所好，遂為玄友。居數年，每至郊祭時，輒先旬日而去，郊後乃返。道士疑而問之。翁曰：「我兩人莫逆，可以實告：我狐也。郊期至，則諸神清穢，我無所容，故行遯耳。」又一年，及期而去，久不復返。疑之。一日忽至。因問其故。答曰：「我幾不復見子矣！曩欲遠避，心頗怠，視陰溝甚隱，遂潛伏卷簾下。不意靈官冀除至此，瞥為所睹，憤欲加鞭。余懼而逃。靈官追逐甚急。至黃河上，瀕將及矣。大窘無計，竄伏湍中。神惡其穢，始返身去。既出，臭惡沾染，不可復遊人世。乃投水自濯訖，又蟄隱穴中，幾百日，垢濁始淨。今來相別，兼以致囑：君亦宜引身他去，大劫將來，此非福地也。」言已，辭去。道士依言別徙。未幾而有甲申之變。

王蘭

利津王蘭，暴病死。閻王覆勘，乃鬼卒之悞勾也。責送還生，則尸已敗。鬼懼罪，謂王曰：「人而鬼也則苦，鬼而仙也則樂。苟樂矣，何必生？」王以為然。鬼曰：「此處一狐，金丹成矣。竊其丹吞之，則魂不散，可以長存，但憑所之，罔不如意。子願之否？」王從之。鬼導去，入一高第，見樓閣渠然，而悄無一人。有狐在月下，仰首望空際。氣一呼，有丸自口中出，直上入於月中；一吸，輒復落，以口承之，則又呼之：如是不已。鬼潛伺其側，俟其吐，急掇於手，付王吞之。狐驚，盛氣相尚。見二人在，恐不敵，憤恨而去。王與鬼別，至其家，妻子見之，咸懼卻走。王告以故，乃漸集。由此在家寢處如平時。其友張姓者，聞而省之，相見，話溫涼。因謂張曰：「我與若家夙貧，今有術，可以致富。子能從我遊乎？」張唯唯。曰：「我能不藥而醫，不卜而斷。我欲現身，恐識我者，相驚以怪。附子而行，可乎？」張又唯唯。於是即日趣裝，至山西界。富室有女，得暴疾，眩然昏暈。前後藥瀆既窮。張造其廬，以術自炫。富翁止此女，常珍惜之，能醫者，願以千金為報。張請視之。從翁入室，見女暈臥，啟其衾，撫其體，女昏不覺。王私告張曰：「此魂亡也，當為覓之。」張乃告翁：「病雖危，可救。」問：「需何藥？」俱言不須，「女公子魂離他所，業遭神覓之矣。」約一時許，王忽來，具言已得。張乃請翁再入，又撫之。少頃女欠伸，目遽張。翁大喜，撫問。女言：「向戲園中，見一少年郎，挾彈彈雀；數人牽駿馬，從諸其後。急欲奔避，橫被阻止。少年以弓授兒，教兒彈。方差訶之，便攜兒馬上，累騎而行。笑曰：『我樂與子戲，勿羞也。』數里入山中，我馬上號且罵；少年怒，推墮路旁，欲歸無路。適有一人至，捉兒臂，疾若馳，瞬息至家，忽若夢醒。」翁神之，果貽千金。王宿與張謀，留二百金作路用，餘盡攝去，款門而付其子；又命以三百饋張氏，乃復還。次日與翁別，不見金藏何所，益異之，厚禮而送之。逾數日，張於郊外遇同鄉人賀才。才飲博不事生產，奇貧如丐。聞張得異術，獲金無算，因奔尋之。王勸薄贈令歸。才不改故行，旬日蕩盡，將復覓張。王已知之，曰：「才狂悖，不可與處，只宜賂之使去，縱禍猶淺。」逾日，才果至，強從與俱。張曰：「我固知汝復來。日事酗賭，千金何能滿無底寶？誠改若所為，我百金相贈。」才諾之。張瀉囊授之。才去，以百金在囊，賭益豪；益之狹邪遊，揮灑如土。邑中捕役疑而執之，質於官，拷掠酷慘。才實告金所自來。乃遣隸押才捉張。數日創劇，斃於塗。魂不忘張，復往依之，因與王會。一日，聚飲於煙墩，才大醉狂呼，王止之，不聽。適巡方御史過，聞呼搜之，獲張。張懼，以實告。御史怒，笞而牒於神。夜夢金甲人告曰：「查王蘭無辜而死，今為鬼仙。醫亦仁術，不可律以妖魅。今奉帝命，授為清道使。賀才邪蕩，已罰竄鐵圍山。張某無罪，當宥之。」御史醒而異之，乃釋張。張治裝旋里。囊中存數百金，敬以半送王家。王氏子孫以此致富焉。

鷹虎神

郡城東嶽廟，在南郭，大門左右神高丈餘，俗名「鷹虎神」，猙獰可畏。廟中道士任姓，每雞鳴，輒起焚誦。有偷兒預匿廊間，伺道士起，潛入寢室，搜括財物。奈室無長物，惟於薦底得錢三百，納腰中，拔關而出，將登千佛山。南竄許時，方至山下。見一巨丈夫，自山上來，左臂蒼鷹，適與相遇。近視之，面銅青色，依稀似廟門中所習見者。大恐，蹲伏而戰。神詔曰：「盜錢安往？」偷兒益懼，叩不已。神揪令還入廟，使傾所盜錢，跪守之。道士課畢，回顧駭愕。盜歷歷自述。道士收其錢而遣之。

王成

王成，平原故家子。性最懶，生涯日落，惟剩破屋數間，與妻臥牛衣中，交謫不堪。時盛夏燠熱，村外故有周氏園，牆宇盡傾，唯存一亭；村人多寄宿其中，王亦在焉。既曉，睡者盡去；紅日三竿，王始起，逡巡欲歸。見草際金釵一股，拾視之，鐫有細字云：「儀賓府制。」王祖為衡府儀賓，家中故物，多此款式，因把釵躊躇。欸一嫗來尋釵。王雖故貧，然性介，遽出授之。嫗喜，極贊盛德，曰：「釵值幾何，先夫之遺澤也。」問：「夫君伊誰？」答云：「故儀賓王東之也。」王驚曰：「吾祖也。何以相遇？」嫗亦驚曰：「汝即王東之之孫耶？我乃狐仙。百年前，與君祖繾綣。君祖歿，老身遂隱。過此遺釵，適入子手，非天數耶！」王亦曾聞祖有狐妻，信其言，便邀臨顧。嫗從之。王呼妻出見，負敗絮，菜色黯焉。嫗歎曰：「嘻！王東之孫子，乃一貧至此哉！」又顧敗灶無煙。曰：「家計若此，何以聊生？」妻因細述貧狀，嗚咽飲泣。嫗以釵授婦，使姑質錢市米，三日外請復相見。王挽留之。嫗曰：「汝一妻不能自存活，我在，仰屋而居，復何裨益？」遂徑去。王為妻言其故，妻大怖。王誦其義，使姑事之，妻諾。逾三日，果至。出數金，糶粟麥各石。夜與婦共短榻。婦初懼之；然察其意殊拳拳，遂不之疑。翌日，謂王曰：「孫勿惰，宜操小生業，坐食烏可長也？」王告以無貲。曰：「汝祖在時，金泉憑所取；我以世外人，無需是物，故未嘗多取。積花粉之金四兩，至今猶存。久貯亦無所用，可將去悉以市葛，刻日赴都，可得微息。」王從之，購五兩餘端以歸。嫗命趣裝，計六七日可達燕都。囑曰：「宜勤勿懶，宜急勿緩；遲之一日，悔之已晚！」王敬諾。囊貨就路，中途遇雨，衣履浸濡。王生平未歷風霜，委頓不堪，因暫休旅舍。不意淙淙徹暮，簷雨如繩。過宿，澤益甚。見往來行人，踐淖沒脛，心畏苦之。待至亭午，始漸燥，而陰雲復合，雨又大作。信宿乃行。將近京，傳聞葛價翔貴，心竊喜。入都，解裝客店，主人深惜其晚。先是，南道初通，葛至絕少。貝勒府購致甚急，價頓昂，較常可三倍。前一日，方購足，後來者，并皆失望。主人以故告王。王鬱鬱不得志。越日，葛至愈多，價益下。王以無利不肯售。遲日餘，計食耗煩多，倍益憂悶。主人勸令賤鬻，改而他圖，從之。虧貨兩餘兩，悉脫去。早起，將作歸計，啟視囊中，則金亡矣。驚告主人。主人無所為計。或勸鳴官，責主人償。王歎曰：「此我數也，於主人何尤？」主人聞而德之，贈金五兩，慰之使歸。

自念無以見祖母，蹀躞內外，進退維谷。適見鬥鶉者，一賭輒數千；每市一鶉，恆百錢不止。意忽動，計囊中貲，僅足販鶉，以商主人。主人亟懲患之。且約假寓飲食，不取其直。王喜，遂行。購鶉盈筐，復入都。主人喜，賀其速售。至夜，大雨徹曙。天

明，衢水如河，淋零猶未休也。居以待晴。連綿數日，更無休止。起視籠中，鶉漸死。王大懼，不知計之所出。越日，死愈多；僅餘數頭，併一籠飼之；經宿往窺，則一鶉僅存。因告主人，不覺涕墮。主人亦為扼腕。王自度金盡鬥歸，但欲覓死，主人勸慰之。共往視鶉，審諦之曰：「此似英物。諸鶉之死，未必非此之鬥殺之也。君暇亦無所事，請把之；如其良也，賭亦可以謀生。」王如其教。既馴，主人令持向街頭，賭酒食。鶉健甚，輒贏。主人喜，以金授王，使復與子弟決賭；三戰三勝。半年許，積二□金。心益慰，視鶉如命。先是，大親王好鶉，每值上元，輒放民間把鶉者入邸相角。主人謂王曰：「今大富宜可立致；所不可知者，在子之命矣。」因告以故，導與俱往。囑曰：「脫敗，則喪氣出耳。倘有萬分一，鶉鬥勝，王必欲市之，君勿應；如固強之，惟首肯是瞻，待首肯而後應之。」王曰：「諾。」至邸，則鶉人肩摩於墀下。頃之，王出御殿。左右宣言：「有願鬥者上。」即有一人把鶉，趨而進。王命放鶉，客亦放；略一騰蹕，客鶉已敗。王大笑。俄頃，登而敗者數人。主人曰：「可矣。」相將俱登。王相之，曰：「睛有怒脈，此健羽也，不可輕敵。」命取鐵喙者當之。一再騰躍，而王鶉鐵羽。更選其良，再易再敗。王急命取宮中玉鶉。片時把出，素羽如鷺，神駿不凡。王成意餒，跪而求罷，曰：「大王之鶉，神物也，恐傷吾禽，喪吾業矣。」王笑曰：「縱之。脫鬥而死，當厚爾償。」成乃縱之。玉鶉直奔之。而玉鶉方來，則伏如怒雞以待之；玉鶉健啄，則起如翔鶴以擊之；進退頡頏，相持約一伏時。玉鶉漸懈，而其怒益烈，其鬥益急。未幾，雪毛摧落，垂翅而逃。觀者千人，罔不歎羨。王乃索取而親把之，自喙至爪，審周一過。問成曰：「鶉可貨否？」答云：「小人無恆產，與相依為命，不願售也。」王曰：「賜而重直，中人之產可致。頗願之乎？」成俯思良久，曰：「本不樂置；顧大王既愛好之，苟使小人得衣食業，又何求？」王請問直，答以千金。王笑曰：「癡男子！此何珍寶而千金直也？」成曰：「大王不以為寶，臣以為連城之璧不過也。」王曰：「如何？」曰：「小人把向市廛，日得數金，易升斗粟，一家□餘食指，無凍餒憂，是何寶如之？」王言：「予不相虧，便與二百金。」成搖首。又增百數。成目視主人，主人色不動。乃曰：「承大王命，請減百價。」王曰：「休矣！誰肯以九百易一鶉者！」成囊鶉欲行。王呼曰：「鶉人來，鶉人來！實給六百，肯則售，否則已耳。」成又目主人，主人仍自若。成心願盈溢，惟恐失時。曰：「以此數售，心實怏怏；但交而不成，則獲戾滋大。無已，即如王命。」王喜，即秤付之。成囊金，拜賜而出。主人對曰：「我言如何，子乃急自鬻也？再少斬之，八百金在掌中矣。」成歸，擲金案上，請主人自取之，主人不受。又固讓之，乃盤計飯直而受之。王治裝歸，至家，歷述所為，出金相慶。嫗命治良田三百畝，起屋作器，居然世家。嫗早起，使成督耕，婦督織；稍惰，輒訶之。夫婦相安，不敢有怨詞。過三年，家益富。嫗辭欲去。夫婦共挽之，至泣下。嫗亦遂止。旭旦候之，已杳矣。

異史氏曰：「富皆得於勤，此獨得於惰，亦創聞也。不知一貧徹骨，而至性不移，此天所以始棄之而終憐之也。懶中豈果有富貴乎哉！」

青鳳

太原耿氏，故大家，第宅弘闊。後凌夷，樓舍連互，半曠廢之。因生怪異，堂門輒自開掩，家人恆中夜駭譁。耿患之，移居別墅，留老翁門焉。由此荒落益甚。或聞笑語歌吹聲。耿有從子去病，狂放不羈。囑翁有所聞見，奔告之。至夜，見樓上燈光明滅，走報生。生欲入覘其異。止之，不聽。門戶素所習識，竟撥蒿蓬，曲折而入。登樓，殊無少異。穿樓而過，聞人語切切。潛窺之，見巨燭雙燒，其明如晝。一叟儒冠南面坐，一媪相對，俱年四□餘。東向一少年，可二□許；右一女郎，裁及笄耳。酒馔滿案，團坐笑語。生突入，笑呼曰：「有不速之客一人來！」群驚奔匿。獨叟出叱問：「誰何人人闖闖？」生曰：「此我家闖闖，君占之。旨酒自飲，不一邀主人，毋乃太吝？」叟審睇曰：「非主人也。」生曰：「我狂生耿去病，主人之從子耳。」叟致敬曰：「久仰山斗！」乃揖生入，便呼家人易饌。生止之。叟乃酌客。生曰：「吾輩通家，座客無庸見避，還祈招飲。」叟呼：「孝兒！」俄少年自外入。叟曰：「此豚兒也。」揖而坐，略審門閤。叟自言：「義君姓胡。」生素豪，談議風生，孝兒亦倜儻；傾吐間，雅相愛悅。生二□一，長孝兒二歲，因弟之。叟曰：「聞君祖纂塗山外傳，知之乎？」答：「知之。」叟曰：「我塗山氏之苗裔也。唐以後，譜系猶能憶之；五代而上無傳焉。幸公子一垂教也。」生略述塗山女佐禹之功，粉飾多詞，妙緒泉湧。叟大喜，謂子曰：「今幸得聞所未聞。公子亦非他人，可請阿母及青鳳來共聽之，亦令知我祖德也。」孝兒入幃中。少時，媪偕女郎出。審顧之，弱態生嬌，秋波流慧，人間無其麗也。叟指婦云：「此為老荊。」又指女郎：「此青鳳，鄙人之猶女也。頗惠，所聞見，輒記不忘，故喚令聽之。」生談竟而飲，瞻顧女郎，停睇不轉。女覺之，輒俯其首。生隱躡蓮鉤，女急斂足，亦無愠怒。生神志飛揚，不能自主，拍案曰：「得婦如此，南面王不易也！」媪見生漸醉，益狂，與女俱起，遽牽幃去。生失望，乃辭叟出。而心縈縈，不能忘情於青鳳也。至夜，復往，則蘭麝猶芳，而凝待終宵，寂無聲歎。歸與妻謀，欲攜家而居之，冀得一遇。妻不從，生乃自往，讀於樓下。夜方凭几，一鬼披髮入，面黑如漆，張目視生。生笑，染指研墨自塗，灼灼然相與對視。鬼慚而去。次夜，更既深，滅燭欲寢，聞樓後發扇，闔之闐然。生急起窺覘，則扉半啟。俄聞履聲細碎，有燭光自房中出。視之，則青鳳也。驟見生，駭而卻退，遽闔雙扉。生長踞而致詞曰：「小生不避險惡，實以卿故。幸無他人，得一握手為笑，死不憾耳。」女遙語曰：「惓惓深情，妾豈不知，但叔閨訓嚴，不敢奉命。」生固哀之云：「亦不敢望肌膚之親，但一見顏色足矣。」女似肯可，啟闔出，捉之臂而曳之。生狂喜，相將入樓下，擁而加諸膝。女曰：「幸有夙分；過此一夕，即相思無用矣。」問：「何故？」曰：「阿叔畏君狂，故化厲鬼以相嚇，而君不動也。今已卜居他所，一家皆移什物赴新居，而妾留守，明日即發。」言已，欲去，云：「恐叔歸。」生強止之，欲與為歡。方持論間，叟掩入。女羞懼無以自容，俛首倚床，拈帶不語。叟怒曰：「賤婢辱吾門戶！不速去，鞭撻且從其後！」女低頭急去，叟亦出。尾而聽之，詞話萬端。聞青鳳嚶嚶啜泣。生心意如割，大聲曰：「罪在小生，於青鳳何與？倘有鳳也，刀鋸鈇鉞，小生願身受之！」良久寂然，生乃歸寢。自此第內絕不復聲息矣。

生叔聞而奇之，願售以居，不較直。生喜，攜家口而遷焉。居逾年，甚適，而未嘗須臾忘鳳也。會清明上墓歸，見小狐二，為犬逼逐。其一投荒竄去，一則皇急道上。望見生，依依哀啼，哀耳輯首，似乞其援。生憐之，啟裝裯，提抱以歸。閉門，置床上，則青鳳也。大喜，慰問。女曰：「適與婢子戲，遭此大厄。脫非郎君，必葬犬腹。望無以非類見憎。」生曰：「日切懷思，繫於魂夢。見卿如獲異寶，何憎之云！」女曰：「此天數也，不因顛覆，何得相從？然幸矣，婢子必以妾為已死，可與君堅永約耳。」生喜，另舍舍之。積二年餘，生方夜讀，孝兒忽入。生輟讀，訝詰所來。孝兒伏地，惶然曰：「家君有橫難，非君莫拯。將自詣懇，恐不見納，故以某來。」問：「何事？」曰：「公子識莫三郎否？」曰：「此吾年家子也。」孝兒曰：「明日將過。倘攜有獵狐，望君之留之也。」生曰：「樓下之羞，耿耿在念，他事不敢預聞。必欲僕勞綿薄，非青鳳來不可！」孝兒零涕曰：「鳳妹已野死三年矣。」生拂衣曰：「既爾，則恨滋深耳！」執卷高吟，殊不顧瞻。孝兒起，哭失聲，掩面而去。生如青鳳所，告以故。女失色曰：「果救之否？」曰：「救則救之；適不之諾者，亦聊以報前橫耳。」女乃喜曰：「妾少孤，依叔成立。昔雖獲罪，乃家範應爾。」生曰：「誠然，但使人不能無介介耳。卿果死，定不相援。」女笑曰：「忍哉！」次日，莫三郎果至，鏤膺虎軀，僕從甚赫。生門逆之。見獲禽甚多，中一黑狐，血殷毛革；撫之，皮肉猶溫。便託裘蔽，乞得綴補。莫慨然解贈。生即付青鳳，乃與客飲。客既去，女抱狐於懷，三日而甦，展轉復化為叟。舉目見鳳，疑非人間。女歷言其情。叟乃下拜，慚謝前愆。喜顧女曰：「我固謂汝不死，今果然矣。」女謂生曰：「君如念妾，還乞以樓宅相假，使妾得以申返哺之私。」生諾之。叟赧然謝別而去。入夜，果舉家來。由此如家人父子，無復猜忌矣。生齋居，孝兒時共談讌。生嫡子漸長，遂使傳之；蓋循循善教，有師範焉。

畫皮

太原王生，早行，遇一女，抱襖獨奔，甚艱於步。急走趁之，乃二八姝麗。心相愛樂。問：「何夙夜踽踽獨行？」女曰：「行道之人，不能解愁憂，何勞相問。」生曰：「卿何愁憂？或可效力，不辭也。」女黯然而曰：「父母貪賂，鬻妾朱門。嫡妒甚，朝詈而夕楚辱之，所弗堪也，將遠遁耳。」問：「何之？」曰：「在亡之人，烏有定所。」生言：「敝廬不遠，即煩枉顧。」女喜，從之。生代攜襖物，導與同歸。女顧室無人，問：「君何無家口？」答云：「齋耳。」女曰：「此所良佳。如憐妾而活之，須秘密，勿洩。」生諾之。乃與寢合。使匿密室，過數日而人不知也。生微告妻。妻陳，疑為大家媵妾，勸遣之。生不聽。偶適市，遇一道士，顧生而愕。問：「何所遇？」答言：「無之。」道士曰：「君身邪氣縈繞，何言無？」生又力白。道士乃去，曰：「惑哉！世固有死將臨而不悟者！」生以其言異，頗疑女。轉思明明麗人，何至為妖，意道士借魘襪以獵食者。無何，至齋門，門內杜，不得入。心疑所作，乃踰墻垣。則室門亦閉。躡跡而窗窺之，見一瘳鬼，面翠色，齒巉巉如鋸。鋪人皮於榻上，執采筆而繪之；已而擲筆，舉皮，如振衣狀，披於身，遂化為女子。睹此狀，大懼，獸伏而出。急追道士，不知所往。遍跡之，遇於野，長跪乞救。道士曰：「請遣除之。此物亦良苦，甬能覓代者，予亦不忍傷其生。」乃以蠅拂授生，令掛寢門。臨別，約會於青帝廟。生歸，不敢入齋，乃寢內室，懸拂焉。一更許，聞門外戢戢有聲。自不敢窺也，使妻窺之。但見女子來，望拂子不敢進；立而切齒，良久乃去。少時，復來，罵曰：「道士嚇我。終不然，寧入口而吐之耶！」取拂碎之，壞寢門而入，徑登生床，裂生腹，掏生心而去。妻號。婢入燭之，生已死，腔血狼藉。陳駭涕不敢聲。明日，使弟二郎奔告道士。道士怒曰：「我固憐之，鬼子乃敢爾！」即從生弟來。女子已失所在。既而仰首四望，曰：「幸遁未遠。」問：「南院誰家？」二郎曰：「小生所舍也。」道士曰：「現在君所。」二郎愕然，以為未有。道士問曰：「曾否有不識者一人來？」答曰：「僕早赴青帝廟，良不知。當歸問之。」去，少頃而返，曰：「果有之。晨間一嫗來，欲傭為僕家操作，室人止之，尚在也。」道士曰：「即是物矣。」遂與俱往。仗木劍，立庭心，呼曰：「孽魅！償我拂子來！」嫗在室，惶遽無色，出門欲遁。道士逐擊之。嫗仆，人皮剝然而脫；化為厲鬼，臥噪如豬。道士以木劍梟其首；身變作濃煙，匝地作堆。道士出一葫蘆，拔其塞，置煙中，颯颯然如口吸氣，瞬息煙盡。道士塞口入囊。共視人皮，眉目手足，無不備具。道士卷之，如卷畫軸聲，亦囊之，乃別欲去。陳氏拜迎於門，哭求回生之法。道士謝不能。陳益悲，伏地不起。道士沉思曰：「我術淺，誠不能起死。我指一人，或能之，往求必合有效。」問：「何人？」曰：「市上有瘋者，時臥糞土中。試叩而哀之。倘狂辱夫人，夫人勿怒也。」二郎亦習知之。乃別道士，與嫂俱往。見乞人顛歌道上，鼻涕三尺，穢不可近。陳膝行而前。乞人笑曰：「佳人愛我乎？」陳告之故。又大笑曰：「人盡夫也，活之何為？」陳固哀之。乃曰：「異哉！人死而乞活於我，我固摩耶？」怒以杖擊陳，陳忍痛受之。市人漸集如堵。乞人咯痰唾盈把，舉向陳吻曰：「食之！」陳紅漲於面，有難色；既思道士之囑，遂強啖焉。覺入喉中，硬如團絮，格格而下，停結胸間。乞人大笑曰：「佳人愛我哉！」遂起行，已，不顧。尾之，入於廟中。迫而求之，不知所在；前後冥搜，殊無端兆，慚恨而歸。既悼夫亡之慘，又悔食唾之羞，俯仰哀啼，但願即死。方欲展血斂尸，家人佇望，無敢近者。陳抱尸收腸，且理且哭。哭極聲嘶，頓欲嘔。覺胸中結物，突奔而出，不及回首，已落腔中。驚而視之，乃人心也。在腔中突突猶躍，熱氣騰蒸如煙然。大異之。急以兩手合腔，極力抱擠，少懈，則氣氤氳自縫中出。乃裂繒帛急束之。以手撫尸，漸溫。覆以衾裯。中夜啟視，有鼻息矣。天明，竟活。為言：「恍惚若夢，但覺腹隱痛耳。」視破處，痂結如錢，尋愈。

異史氏曰：「愚哉世人！明明妖也，而以為美。迷哉愚人！明明忠也，而以為妄。然愛人之色而漁之，妻亦將食人之唾而甘之矣。天道好還，但愚而迷者不寤耳。可哀也夫！」

賈兒

楚某翁，賈於外。婦獨居，夢與人交；醒而捫之，小丈夫也。察其情，與人異，知為狐。未幾，下床去，門未開而已逝矣。入暮邀庖媪伴焉。有子□歲，素別榻臥，亦招與俱。夜既深，媪兒皆寐，狐復來。婦喃喃如夢語。媪覺，呼之，狐遂去。自是，身忽忽若有亡。至夜，不敢息燭，戒子睡勿熟。夜闌，兒及媪倚壁少寐。既醒，失婦，意其出遺；久待不至，始疑。媪懼，不敢往覓。兒執火遍燭之。至他室，則母裸臥其中；近扶之，亦不羞縮。自是遂狂，歌哭叫詈，日萬狀。夜厭與人居，另榻寢兒，媪亦遣去。兒每聞母笑語，輒起火之。母反怒兒，兒亦不為意，因共壯兒膽。然嬉戲無節，日效朽者，以磚石疊窗上，止之不聽。或去其一石，則滾地作嬌啼，人無敢氣觸之。過數日，兩窗盡塞，無少明。已乃合泥塗壁孔，終日營營，不憚其勞。塗已，無所作，遂把廚刀霍霍磨之。見者皆憎其頑，不以人齒。兒宵分隱刀於懷，以瓢覆燈，伺母嚙語，急啟燈，杜門聲喊。久之無異，乃離門，揚言詐作欲搜狀。欸有一物，如狸，突奔門隙。急擊之，僅斷其尾，約二寸許，溼血猶滴。初，挑燈起，母便詬罵，兒若弗聞。擊之不中，懊恨而寢。自念雖不即戮，可以幸其不來。及明，視血跡踰垣而去。跡之，入何氏園中。至夜果絕，兒竊喜。但母癡臥如死。未幾，賈人歸，就榻問訊。婦嫚罵，視若仇。兒以狀對。翁驚，延醫藥之。婦瀉藥詬罵。潛以藥入湯水雜飲之，數日漸安。父子俱喜。一夜睡醒，失婦所在；父子又覓得於別室。由是復顛，不欲與夫同室處。向夕，竟奔他室。挽之，罵益甚。翁無策，盡局他扉。婦奔去，則門自關。翁患之，驅襖備至，殊無少驗。兒薄暮潛入何氏園，伏莽中，將以探狐所在。月初升，乍聞人語。暗撥蓬科，見二人來飲，一長鬣奴捧壺；衣老櫛色。語俱細隱，不甚可辨。移時，聞一人曰：「明日可取白酒一瓶來。」頃之，俱去，惟長鬣獨留，脫衣臥庭石上。審顧之，四肢皆如人，但尾垂後部。兒欲歸，恐狐覺，遂終夜伏。未明，又聞二人以次復來，嚙嚙入竹叢中。兒乃歸。翁問所往，答：「宿阿伯家。」適從父入市，見帽肆挂狐尾，乞翁市之。翁不顧。兒牽父衣嬌聒之。翁不忍過拂，市焉。父貿易廬中，兒戲弄其側，乘父他顧，盜錢去，沽白酒，寄肆廊。有舅氏城居，素業獵。兒奔其家。舅他出。姪詰母疾，答云：「連朝稍可。又以耗子嚙衣，怒涕不解，故遣我乞獵藥耳。」姪檢積，出錢許，裏付兒。兒少之。姪欲作湯餅啖兒。兒覩室無人，自發藥裏，竊盈掬而懷之。乃趨告姪，俾勿舉火，「父待市中，不違食也。」遂徑出，隱以藥置酒中，遨遊市上，抵暮方歸。父問所在，託在舅家。兒自是日游廬肆間。一日，見長鬣人亦雜儔中。兒審之確，陰綴繫之。漸與語，詰其居里。答言：「北村。」亦詢兒，兒偽云：「山洞。」長鬣怪其洞居。兒笑曰：「我世居洞府，君固否耶？」其人益驚，便詰姓氏。兒曰：「我胡氏子。曾在何處，見君從兩郎，顧忘之耶？」其人熟審之，若信若疑。兒微啟下裳，少露其假尾，曰：「我輩混跡人中，但此物猶存，為可恨耳。」其人問：「在市欲何作？」兒曰：「父遣我沽。」其人亦以沽告。兒問：「沽未？」曰：「吾儕多貧，故常竊時多。」兒曰：「此役亦良苦，耽驚憂。」其人曰：「受主人遣，不得不爾。」因問：「主人伊誰？」曰：「即曩所見兩郎兄弟也。一私北郭王氏婦，一宿東村某翁家。翁家兒大惡，被斷尾，□日始瘥，今復往矣。」言已，欲別，曰：「勿悞我事。」兒曰：「竊之難，不若沽之易。我先沽寄廊下，敬以相贈。我囊中尚有餘錢，不愁沽也。」其人愧無以報。兒曰：「我本同類，何靳些須？暇時，尚當與君痛飲耳。」遂與俱去，取酒授之，乃歸。至夜，母竟安寢，不復奔。心知有異，告父同往驗之：則兩狐斃於亭上，一狐死於草中。喙津津尚有血出。酒瓶猶在，持而搖之，未盡也。父驚問：「何不早告？」曰：「此物最靈，一洩，則彼知之。」翁喜曰：「我兒，討狐之陳平也。」於是父子荷狐歸。見一狐禿尾，刀痕儼然。自是遂安。而婦瘳殊甚，心漸明了，但益之嗽，嘔痰輒數升，尋卒。北郭王氏婦，向崇於狐；至是問之，則狐絕而病亦愈。翁由此奇兒，教之騎射。後貴至總戎。

蛇癖

予鄉王蒲令之僕呂奉寧，性嗜蛇。每得小蛇，則全吞之，如噉蔥狀。大者，以刀寸寸斷之，始掬以食。嚼之錚錚，血水沾頤。且善嗅，嘗隔牆聞蛇香，急奔牆外，果得蛇盈尺。時無佩刀，先嚙其頭，尾尚蜿蜒於口際。